魏書

卷六十二之六十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161)
函號 別 10 1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魏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五十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勑重校刊

李彪　高道悅

李彪字道固頓丘衞國人高祖賜名焉家世寒微少孤貧有大志篤學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伯陽稱美之晚與漁陽高悅北平陽尼等將隱於名山不果而罷悅兄閭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遂於悅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既而還鄉里平原王叡年將弱冠雅有志業娶

淺草文庫

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鑒女路由冀相聞彪名而詣之修師友之禮稱之於郡遂舉孝廉至京師館而受業焉高閭稱之于朝貴李沖禮之甚厚彪深宗附高祖初為中書教學博士後假員外散騎常侍建威將軍衛國子使於蕭賾還祕書丞參著作事自成帝以來至于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國書編年序錄為春秋之體遺落時事三無一存彪與祕書令高祐始奏從遷固之體創為紀傳表志之目焉彪又表曰臣聞昔之哲王莫不亹亹孜孜思納讜言以康黎庶是以訪童問師不避淵澤詢謀諮善不棄芻蕘用能光茂實於竹素播徽聲於金石臣屬

生有道遇無諱之朝敢修往式竊撰時宜謹冒死上封事七條狂瞽之言伏待刑戮其一曰自太和建號踰于一紀典刑德政可得而言也立圓丘以昭孝則百神不乏饗矣舉賢才以酬諮則多士盈朝矣開至誠以軌物則朝無佞人矣敦六順以教人則四門無凶人矣制冠服以明秩則典式復彰矣作雅樂以協人倫則人神交慶矣深慎罰以明刑則庶獄得衷矣薄服味以示約則儉德光昭矣單宮女以配鰥則人無怨曠矣傾府藏以賑錫則大賚周渥矣省賦役以育人則編戶巷歌矣宣德澤以懷遠邇則華荒抃舞矣垂至德以暢幽顯則禎

瑞效質矣生生得所事事惟新巍巍乎猶造物之曲成也然臣愚以爲行儉之道猶自〔闕〕何者今四人豪富之家習華既深敦樸情淺夫識儉素之易長而行奢靡之難久壯制第宅美飾車馬僕妾衣綾綺土木被文繡僭度違衷者衆矣古先哲王之爲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抱關擊柝其宮室車服各有差品小不得踰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時浮華相競情無常守大爲消功之物巨制費力之事豈不謬哉消功者錦繡彫文是也費力者廣宅高宇壯制麗飾是也其妨男業害女工者爲可勝言哉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今之王政可爲常太息者六此即是其一也夫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故越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靈好瘠而國有飢人今二聖躬行儉素詔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猶未革者豈楚越之人易變如彼大魏之士難化如此蓋朝制弗宣人未見德使之然耳臣愚以爲第宅車服自百官以至于庶人宜爲其等制使貴不逼賤卑不僭高不可以稱其侈意用違經典今或者以爲習俗日久不可卒革臣謹言古人革之之漸昔子產爲政一年百姓歌之曰我有田疇子產伍之我有衣冠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乃歌曰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我有

子弟子産誨之子産若死其誰繼之然則鄭人之智豈前昏而後明哉且從政者須漸受化者難頓故也今若爲制以差品之始末之情魏士與鄭人同矣既同鄭人是爲卒有善歌豈可憚其初怨而不爲終善哉夫尚儉者開福之源好奢者起貧之兆然則儉約易以教行華靡難以財滿是以聖人留意焉賢人希準焉故夏禹卑宮室而惡衣服殷湯寢黄屋而乘輅輿此示儉於後王後王所宜觀其意而取折衷也孔子爲魯司寇乘柴車而駕駑馬晏嬰爲齊正卿冠濯冠而衣故裘此示儉於後臣後臣所宜識其情而消息之也前志云作法於涼其弊猶貧此言雖略有達治道臣之瞽言儻或可採比及三年可以有成有成則人務本人務本則奢費除奢費除則穀帛豐穀帛豐則人逸樂人逸樂則皇基固矣

其二曰易稱主器者莫若長子傳曰太子奉冢嫡之粢盛然則祭亡主則宗廟無所饗冢嫡廢則神器無所傳聖賢知其如此故垂誥以爲長世之法昔姬王得斯道也故恢崇儒術以訓世嫡世嫡於是乎習成懿德用大協於黎蒸是以世統生人載祀八百逮嬴氏之君於秦也殆棄德政坑焚儒典弗以義方教厥冢子於是習成凶德肆虐以臨黔首是以饗年不永二世而亡亡之與

與其道在於師傅師傅之損益可得而言益者周公傅成王教以孝仁禮義逐去邪人不使見惡人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爲衛翼衛翼良成王正周道之所以長久也損者趙高傅胡亥教以刑戮斬劓及夷人族逐去正人不得見善士諂佞讒賊者爲其左右左右邪胡亥僻秦祚之所以短促也夫皇天輔德者也豈私周而疎秦哉由所行之道殊故禍福之途異耳昔光武議爲太子置傅以問其羣臣羣臣望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新陽侯陰就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

用天下之賢才光武稱善曰置傅以正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卽拜佚爲太子太傅漢明卒爲賢主然則佚之傅漢明非廼生之漸也尚或有稱而況廼生訓之以正道其爲益也固以大矣故禮曰太子生因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于南郊明冡嫡之重見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明孝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爲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此則遠世之鏡也高祖文成皇帝慨少時師不勤教嘗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沖情未能專旣臨萬機不遑溫習今而思之豈唯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而謝此

則近日之可鑒也伏惟太皇太后翼賛高宗訓成顯祖使巍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蒙鞠誨聖敬之躋及儲宮誕育復親撫誥日省月課實勞神慮今誠宜準古立師傅以訓導太子訓導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皇家慶皇家慶則人幸甚矣其三曰臣聞國本黎元人資粒食是以昔之哲王莫不勤勸稼穡盈畜倉廩故堯湯水旱人無菜色者蓋由備之有漸積之有素暨于漢家以人食少乃設常平以給之魏氏以兵粮乏制屯田以供之用能不匱當時軍國取濟又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國光武以一畝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勸農相切若此頃年山東饑去歲京師儉内外人庶出入就豐既廢營產疲而乃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若先多積穀安而給之豈有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以今況古誠可懼也臣以為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貯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為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餘財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蠲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

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爲害臣又聞前代明主皆務懷遠人禮賢引滯故漢高過趙求樂毅之胄晉武廓定旌吳蜀之彥臣謂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一可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其四曰昔帝舜命咎繇惟刑之恤周公誥成王勿誤于庶獄斯皆君臣相誡重刑之至也今二聖哀矜罪辜小大二情讞決之日多從降恕時不得已必垂惻隱雖前王之勤聽肆赦亦如斯而已至若行刑犯時愚臣竊所未安漢制舊斷獄報重常盡季冬至孝章時改盡十月以育三微後歲旱論者以十月斷獄陰氣微陽氣泄以故致旱事下公卿尚書陳寵議冬至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應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蟄蟲皆震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三統之月斷獄流血是不稽天意也月令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以起隆怒不可謂寧以行大刑不可謂靜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斷令京都及四方斷獄報重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三微寬宥之情每過於昔遵時之憲猶或闕然豈所謂助陽發生垂奉微之仁也誠宜遠稽周典近採漢制天下斷獄起自初秋盡

於孟冬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之刑如此則道協幽顯仁垂後昆矣其五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飾此君之所以禮貴臣不明言其過也臣有大譴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劒造室而請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聖朝賓遇大臣禮同古典自太和以降有負罪當陷大辟者多得歸第自盡遣之日深垂隱愍言發悽淚百官莫不見四海莫不聞誠足以感將死之心慰戚屬之情然恩發至衷未著永制此愚臣所以敢陳末見昔漢文時人有告丞相周勃謀反者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皁隸同賈誼乃上書極

陳君臣之義不宜如是夫貴臣者天子為其改容而體貌之吏人為其俯伏而敬貴之其有罪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束縛之輸之司寇榜笞之小吏詈罵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及將刑也臣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孝武時稍復入獄良由孝文行之當時不為永制故耳伏惟聖德慈惠豈與漢文比隆哉今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之時臣安可陳瞽言於朝但恐萬世之後繼體之主有若漢武之事焉夫道貴長久所以樹之風聲

也法尚不虧所以貽厥孫謀也焉得行恩當時而不著長世之制乎其六曰孝經稱父子之道天性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二經之旨蓋明一體而同氣可共而不可離者也及其有罪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至若有懼懼應相連者固自然之恒理也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惕之容子弟逃刑父兄無愧恧之色宴安榮位遊從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寧是同體共氣分憂均戚之理也昔秦伯以楚人圍江素服而示懼宋仲子以失舉桓譚免冠而謝罪然則子弟之於父兄父兄之於子弟惟其情至豈與結盟相知者同年語其深

淺哉二聖清簡風俗孝慈是先臣愚以爲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有所恥矣其七曰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者也周季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絰即戎素冠作刺逮于虐秦殆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民當從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喪制未有定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

廢而不行晉時鴻臚鄭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爲常聖魏之初撥亂返正未遑建終喪之制今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懷竊有未盡伏見朝臣丁父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緌同節慶之醼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如有遭大父母父母喪者皆聽終服若無其人有曠庶官者則優旨慰喻起令視事但綜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墨縗從役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如臣之言少有可採願付有司別爲條制高祖覽而善之尋皆施行彪稍見禮遇加中壘將軍及文明太后崩羣臣請高祖公除高祖不許與彪往復其語在禮志高祖詔曰歷觀古事求能非一或承藉微蔭著德當時或見拔幽陋流名後葉故毛遂起賤奮抗楚之辯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彪雖宿非清第本闕華資然識性嚴聰學博墳籍剛辯之才頗堪時用兼憂吏若家載宣朝美若不賞庸叙績將何以勸奬勤能可特遷祕書令以酬厥款以參議律令之勤賜帛五百匹馬一匹牛二頭其年加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賾賾遣其主客郎劉繪接對幷設讌樂彪辭樂及坐彪曰齊主既賜讌樂以勞行人向辭樂者卿或

未相體自喪禮廢替於茲以久我皇孝性自天追慕罔極故有今者喪除之議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裳猶以素服從事裴謝在此固應具此我今辭樂想卿無怪繪答言辭樂之事向以不異請問魏朝喪禮竟何所依彪曰高宗三年孝文踰月今聖上追鞠育之深恩感慈訓之厚德執於殷漢之間可謂得禮之變繪復問若欲遵古何爲不終三年彪曰萬機不可久曠故割至慕俯從羣議服變不異三年而限同一朞可謂亡禮之禮繪言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彪曰聖朝自爲曠代之制何關許人繪言百官總己聽於冢宰萬機何慮於曠彪曰我聞載籍五帝之臣臣不若君故君親攬其事三王君臣智等故共理機務五霸臣過於君故事決於下我朝官司皆五帝之臣主上親攬蓋遠軌軒唐彪將還賾親謂曰卿前使還日賦阮詩云但願長閑暇後歲復來遊果如今日卿此還也復有來理否彪答曰使臣請重賦阮詩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賾惘然曰清都可尒一去何事觀卿此言似成長濶朕當以殊禮相送賾遂親至琅邪城登山臨水命羣臣賦詩以送別其見重如此彪前後六度銜命南人奇其謇諤後車駕南征假彪冠軍將軍東道副將尋假征虜將軍車駕還京遷御史中

尉領著作郎彪既為高祖所寵性又剛直遂多所劾糺遠近畏之豪右屏氣高祖常呼彪為李生於是從容謂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汾州胡叛詔彪持節綏慰事寧還京除散騎常侍仍領御史中尉解著作事高祖宴羣臣於流化池謂僕射李沖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國家得賢之基車駕南伐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沖任城王等參理留臺事彪素性剛豪與沖等意議乖異遂形於聲色殊無降下之心自謂身為法官莫能糺劾已者遂多專恣沖積其前後罪過乃於尚書省禁止彪上表曰臣聞範國匡人光化昇治輿服典章理無暫失故晉文功建九合猶見抑於請隧季氏藉政三世尚受譏於璵璠固知名器之重不可以妄假先王既憲章於古陛下又經綸於今用能車服有叙禮物無墜案臣彪昔於凡品特以才拔等望清華司文東觀綢繆恩眷繩直憲臺左加金璫右珥蟬冕闕東省宜感恩厲節忠以報德而竊名忝職身為違傲矜勢高亢公行僭逸坐與禁省冒取官材輙駕乘黃無所憚懾肆志傲然愚聾視聽此而可忍誰不可懷臣輙集尚書以下令史以上并治書侍御史臣酈道元等於尚書都座以彪所犯罪狀告彪訊其虛實若或不知須訊部下彪答

臣言事見在目實如所劾皆彪所知何須復召部下臣令請以見事免彪所居職付廷尉治獄沖又表曰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彪始南使之時見其色厲辭辯才優學博臣之愚識謂是拔萃之一人及彪位宦升達參與言燕聞彪評章古今商略人物與言於侍遊之次啓論於衆英之中賞忠識正發言懇惻惟直是語辭無隱避雖復諸王之尊近侍之要至有是非多面抗折酷疾矯詐毒讐非違厲色正辭如鷹鸇之逐鳥雀懍懍然實似公清之操臣雖下才輙亦尚其梗槩欽其正直微識其褊急之性而不以爲瑕及其初登憲臺始居司直首復騶唱之儀肇正直繩之體當時識者僉以爲難而彪秉志信行不避豪勢其所彈劾應弦而倒赫赫之威振於下國肅肅之稱著自京師天下改目貪暴斂手臣時見其所行信謂言行相符忠清內發然時有私於臣云其威暴者臣以直繩之官人所忌疾風謗之際易生音謡心不承信往年以河陽事曾與彪在領軍府共太尉司空及領軍諸卿等集閱廷尉所問囚徒時有人訴枉者二公及臣少欲聽採語理未盡彪便振怒東坐攘袂揮赫口稱賊奴叱吒左右高聲大呼云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雖有此言終竟不取即言南臺所問

唯恐枉活終無枉死但可依此時諸人以所枉至重有首實者多又心難彪遂各嘿爾因緣此事臣遂心疑有濫審加情察知其威虐猶未體其採訪之由訊檢之狀商略而言酷急小罪肅禁爲大會而言之猶謂益多損少故懷寢所疑不以申徹實失爲臣知無不聞之義及去年大駕南行以來彪兼尚書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與行舛是已非人專恣無忌尊身忽物安以身作之過深効他人已方事人好人佞已聽其言同振古忠恕之賢校其行是天下佞暴之賊臣與任城卑躬曲已若順弟之奉暴兄其所欲者事雖非理無不屈從依事求實

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宜殛彪於有北以除姦矯之亂政如臣無證宜投臣於四裔以息青蠅之白黑高祖在懸瓠覽表歎愕曰何意留京如此也有司處彪大辟高祖恕之除名而已彪尋歸本鄉高祖自懸瓠北幸鄴彪拜迎於鄴南高祖曰朕之期卿每以貞松爲志歲寒爲心卿應報國盡身爲用而近見彈文殊乖所以卿罹此譴爲朕與卿爲宰事與卿爲卿自取彪對曰臣愆由已至罪自身招實非陛下橫與臣罪又非宰事無辜濫臣臣罪既如此宜伏東皐之下不應遠點屬車之塵但伏承聖躬不豫臣肝膽塗地是以敢至非謝罪而來高祖

納宋弁言將復採用會留臺表言彪與御史賈尚往窮
庶人恂事理有誣抑奏請收彪彪自言事枉高祖明彪
無此遣左右慰勉之聽以牛車散載送之洛陽會赦得
免高祖崩世宗踐祚彪自託於王肅又與邢巒詩書往
來迭相稱重因論求復舊職修史官之事肅等許為左
右彪乃表曰臣聞龍圖出而皇道明龜書見而帝德祀
斯寔冥中之書契也自瑞官文而卑高陳民師建而賤
貴序此乃人間之繩式也是以唐典篆欽明之冊虞書
銘昚徽之篇傳著夏氏之箴詩錄商家之頌斯皆國史
明乎得失之迹也逮于周姬鑒乎二代文王開之以兩
經公旦申之以六聯郁乎其文典章大略也故觀雅頌
識文武之丕烈察歌音辨周公之至孝是以季札聽風
而知始基聽頌而識盛德至若尼父之別魯籍丘明之
辨孔志可謂婉而成章盡而不汙者矣自餘乘志之比
其亦有趣焉暨史班之錄乃文窮於秦漢事盡於哀平
懲勸兩書華實兼載文質彬彬富哉言也令大漢之風
美類三代炎闕崇道冠來事降及華馬陳干咸有放焉
四敷贊弗遠不可力致豈虛也哉其餘率見而書覩事
而作者多矣尋其本末可往來焉唯我皇魏之奄有中
華也歲越百齡年幾十紀太祖以弗違開基武皇以奉

時拓業虎嘯域中龍飛宇外小往大來品物咸亨自茲以降世濟其光史官敘錄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圯冊勳有闕美隨日落善因月稀故諺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至于太和之十一年先帝先后遠惟景業綿綿休烈若不恢史闡錄懼上業茂功始有缺矣於是召名儒之士充麟閣之選于時忘臣眾短采臣片志令臣出納受臣丞職猥屬斯事無所與讓高祖時詔臣曰平爾雅志正爾筆端書而不法後世何觀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與著作等鳩集遺文并取前記撰為國書假有新進時賢制作於此者恐閨門既異出入生疑弦柱既易善者或謬自十五年以來臣使國遷頻有南轅之事故載筆遂寢簡牘弗張其於書功錄美不其闕歟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寶崇祖宗之業景功未就奄焉崩殞凡百黎萌若無天地賴遇陛下體明叡之真應保合之量恢大明以燭物履靜恭以安邦天清其氣地樂其靜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可謂重明疊聖元首康哉惟先皇之開創造物經綸浩曠加以魏典流製藻績垂篇窮理於有象盡性於眾變可謂日月出矣無幽不燭也記曰善流者欲人繼其行善歌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又曰無周公之才不得行周公之事今之親

王可謂當之矣然先皇之茂猷聖達今王之懿美洞鑒準之前代其德靡悔也時哉時哉可不光昭載合德二儀者先皇之陶鈞也齊明日月者先王之洞照也慮周四時者先皇之茂功也合契神鬼者先皇之玄燭也遷都改邑者先皇之達也變是協和者先皇之鑒也恩同書軌者先皇之遠也守在四夷者先皇之略也海外有截者先皇之威也禮田岐陽者先皇之義也張樂岱郊者先皇之仁也鑾幸幽漠者先皇之智也燮伐南荊者先皇之禮也升中告成者先皇之肅也親虔宗祀者先皇之敬也衮實無闕者先皇之德也開物成務者先皇之貞也觀乎人文者先皇之蘊也革弊創新者先皇之志也孝慈道洽者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謙尊而光爲而弗有可謂四三皇而六五帝矣誠宜功書於竹素聲播於金石臣竊謂史官之達者大則與日月齊明小則與四時並茂其大者孔子左丘是也小者史遷班固是也故能聲流無窮義昭於來裔是以金石可滅而流風不泯者其唯載籍乎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斯不唯其性蓋言習之所得也竊謂天文之官大史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故尚書稱羲和世掌天地之官張衡賦曰學乎舊史氏斯蓋世傳之義也若夫

良治之子善知爲裘良弓之子善知爲箕異物豈有定習
貫則知耳所以言及此者史職不修事多淪曠天人之
際不可須臾闕載也是以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
而名成道爭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蓍龜也然前代史
官之不終業者有之皆陵遲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
去史而成賦伯喈違閣而就志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
隱爲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晝則樵薪供爨夜則觀
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勅尚書唯給筆
札而已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
之不遇時也今大魏之史職則身貴祿則親榮優哉游

哉式穀介休矣而典謨弗恢者其有以也而故著作漁
陽傅毗北平陽尼河間邢產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等
並以文才見舉注述是同皆登年不永弗終茂績前著
作程靈虬同時應舉共掌此務今從他職官非所司唯
崔光一人雖不移任然侍官兩兼故載述致闕臣聞載
籍之興由於大業雅頌垂薦起於德美雖時有文質史
有備略然歷世相仍不改此度也昔史談誡其子遷曰
當世有美而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見美孔明在蜀
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譏取之深衷史談之志賢
亮遠矣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臣雖今非所司

然昔忝斯任故不以草茅自疏敢言及於此語曰患爲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爲臣誠不知彊欲爲之耳竊尋先朝賜臣名彪者遠則擬漢史之叔皮近則準晉史之紹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荷恩佩澤死而後已今求都下乞一静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官給事力以充所須雖不能光啓大録庶不爲飽食終日耳近則朞月可就遠則三年有成正本蘊之麟閣副貳藏之名山時司空北海王詳尚書令王肅以其無祿頗相賑餉遂在祕書省同王隱故事白衣修史世宗親政崔光表曰伏見前御史中尉臣李彪夙懷美意創刊魏典臣昔爲彪所致與之同業積年其志力貞彊考述無倦督勸羣寮注綴略舉雖須來契濶多所廢離近蒙收起還綜厥事老而彌厲史才日新若克復舊職專功不殆必能昭明春秋闡成皇籍旣先帝厚委宿歷高班纖負微愆應從滌洗愚謂宜申以常伯正綰著作停其外役展其内思研積歲月紀册必就鴻聲巨迹蔚乎有章盛軌懋詠鑠焉無泯矣世宗不許詔彪兼通直散騎常侍行汾州事非彪好也固請不行有司切遣之會遘疾累旬景明二年秋卒於洛陽年五十八始彪爲中尉號爲嚴酷以姦款難得乃爲木手擊其脇腋氣絶而復屬者時有焉又慰

喩汾州叛胡得其兇渠皆鞭面殺之及彪之病也體上
往往瘡潰痛毒備極詔賜帛一百五十匹贈鎮遠將軍
汾州刺史諡曰剛憲彪在祕書歲餘史業竟未及就然
區分書體皆彪之功述春秋三傳合成十卷其所著詩
頌賦誄章奏雜筆百餘篇別有集彪雖與宋弁結管鮑
之交弁爲大中正與高祖私議猶以寒地處之殊不欲
微相優假彪亦知之不以爲恨及弁卒彪痛之無已爲
之哀誄備盡辛酸郭祚爲吏部彪爲子志求官祚仍以
舊第處之彪以位經常伯又兼尚書謂祚應以貴遊拔
之深用忿怨形於言色時論以此譏祚祚每曰尒與義
和至交豈能饒尒而怨我乎任城王澄與彪先亦不穆
及爲雍州彪詣澄爲志求其府寮澄釋然爲啓得列曹
行參軍時稱美之

志字鴻道博學有才幹年十餘歲便能屬文彪甚奇之
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爲二鴻於洛陽鴻遂與志交款
往來彪有女幼而聰令彪每奇之教之書學讀誦經傳
嘗竊謂所親曰此當興我家卿曹容得其力彪亡後世
宗聞其名召爲婕妤以禮迎引婕妤在宮常教帝妹書
誦授經史志後稍遷符璽郎中徐州平東府司馬以軍
功累轉後軍將軍中散大夫輔國將軍永寧寺典作副

將始彪奇志及婕妤特加器愛公私坐集必自稱詠由是爲高祖所責及彪亡後婕妤果入掖庭後宮咸師宗之世宗崩爲比丘尼通習經義法座講說諸僧歎重之

志所在著績桓叔興外叛南荆荒毀領軍元乂舉其才任撫導擢爲南荆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建義初叛入蕭衍

高道悅字文欣遼東新昌人也曾祖策馮跋散騎常侍新昌侯祖育馮文通建德令值世祖東討率其所部五百餘家歸命軍門世祖授以建忠將軍齊郡建德二郡太守賜爵肥如子父立起武邑太守遂居渤海蓨縣道悅少爲中書學士侍御主文中散久之轉治書侍御史加諫議大夫正色當官不憚彊禦車駕南征徵兵秦雍大期秋季閱集洛陽道悅以使者治書御史薛聰侍御主文中散元志等稽違期會奏舉其罪又奏兼左僕射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位總朝右任屬戎機兵使會否曾不檢奏尚書左丞公孫良職維樞轄蒙冒莫舉請以見事免良等所居官時道悅兄觀爲外兵郎中而澄奏道悅有黨兄之負高祖詔責然以事經恩宥遂寢而不論詔曰道悅資性忠篤稟操貞亮居法樹平肅之規處諫著必犯之節三公憚其風鯁朕實嘉其一至謇諤之誠

何愧黯鮑也其以爲主爵下大夫諫議如故車駕將幸
鄴又兼御史中尉留守洛京時宮極初基廟庫未構車
駕將水路幸鄴已詔都水回營構之材以造舟檝道悅
表諫曰臣聞博納輿言君上之崇務規箴匡正臣下之
誠節是以置鼓設謗爰自曩日虛襟博聽義屬今辰臣
既踈魯濫蒙榮貫司兼獻弼職當然否佩遇恩華願陳
聞見竊以都作營構之材部別科擬素有定所工治已
訖回付都水用造舟艫闕永固居宇之功作暫時遊嬉
之用損耗殊倍終爲棄物且子來之誠本期營起今乃
修繕舟檝更爲非務公私回惶僉深怪愕又欲御泛龍
舟經由石濟其沿河挽道久以荒蕪舟檝之人素不便
習若欲委棹正流深薄之危古今共慎若欲挽牽取進
授衣之月躶形水陸恐乖視人若子之義且鄴洛相望
陸路平直時乘沃若往來匪難更乃捨周道之安即涉
川之殆此乃愚智等慮朝野俱惑進退伏思不見其可
又從駕羣寮聽將妻累舟檝之間更無限隔士女雜亂
內外不分當今景御休明惟新式度裁禮調風軌物寰
宇竊惟斯舉或損洪猷深失溥天順則之望又氐胡犯
順未恭西道偏戎旗冑仍襲南寇對接迎畿蠻民蹤戾
每造不軌闚覦間隙或生慮外愚謂應妙選懿親撫寧

後事令姦回息覬覦之望邊寇絕闚壃之心臣稟性愚
直知而無隱區區丹志冒昧以聞詔曰省所上事深具
乃心但卿之立言半非矣當須陳非以示謬稱是以彰
得然後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爲之不爾則未相體耳
回材都水暫營嬉遊終爲棄物修繕非務舟檝無鄣士
女雜亂此則卿之失辭矣深薄之危撫後之重斯則卿
之得言也於是高祖遂從陸路轉道悅太子中庶子正
色立朝儼然難犯宮官上下咸畏憚之太和二十年秋
車駕幸中岳詔太子恂入居金墉而恂潛謀還代忿道
悅前後規諫遂於禁中殺之高祖甚加悲惜贈散騎常
侍帶營州刺史賜帛五百匹幷遣王人慰其妻子又詔
使者監護喪事葬于舊塋謚曰貞侯世宗又追錄忠槩
拜長子顯族給事中

顯族亦以忠厚見稱卒於右軍將軍

顯族弟敬猷有風度員外散騎侍郎殿中侍御史進給
事中輕車將軍奉車都尉蕭寶夤西征引爲驃騎司馬
及寶夤謀逆敬猷與行臺郎中封偉伯等潛圖義舉謀
泄見殺贈冠軍將軍滄州刺史聽一子出身

道悅長兄嵩字峴崘魏郡太守

子良賢長水校尉

良賢弟侯險薄爲劫盜冀郡患之

嵩弟雙淸河太守濁貨將刑在市遇赦免時北海王詳爲錄尚書雙多納金寶除司空長史未幾遷大尉長史俄出爲征虜將軍涼州刺史專肆貪暴以罪免後貨高肇復起爲幽州刺史又以貪穢被劾罪未判遇赦復任未幾而卒

子景龢幽州司馬

雙弟觀尚書左外兵郎中城陽王鸞司馬西征赭陽先驅而歿贈通直散騎侍郎謚曰閔

史臣曰李彪生自微族才志確然業藝夙成見擢太和之世輶軒驟指聲駭江南秉筆立言足爲良史逮於直繩在手厲氣明目持堅無術末路蹉跎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豈彪之謂也高道悅匡直之風見憚於世醜正貽禍有可悲乎

魏書卷六十三　列傳第五十一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王肅　宋弁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司馬衍丞相導之後也父奐蕭賾尚書左僕射肅少而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蕭賾歷著作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祕書丞肅自謂禮易爲長亦未能通其大義也父奐及兄弟並爲蕭賾所殺肅自建業來奔是歲太和十七年也高祖幸鄴聞肅

至虛襟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高祖甚
哀惻之遂語及為國之道肅陳說治亂音韻雅暢深會
帝旨高祖嗟納之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淹也因言蕭
氏危滅之兆可乘之機勸高祖大舉於是圖南之規轉
銳器重禮遇日有加焉親貴舊臣莫能間也或屏左右
相對談說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忠輸誠無所隱避自謂
君臣之際猶玄德之遇孔明也尋除輔國將軍大將軍
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詔肅討蕭鸞義陽
聽招募壯勇以為爪牙其募士有功賞州常募一等其
從肅行者六品已下聽先擬用然後表聞若投化之人
聽五品已下先即優授於是假肅節行平南將軍肅至
義陽頻破賊軍降者萬餘高祖遣散騎侍郎勞之以功
進號平南將軍賜駿馬一匹除持節都督豫闕東郢三
州諸軍事本將軍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肅善於撫接
治有聲稱尋徵肅入朝高祖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
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
日發汝墳也故復此敕又詔曰肅丁荼虓世志等伍胥
自拔吳州膺求魏縣躬操忘禮之本而同無數之喪誓
雪怨恥方展申復窮諭再朞蔬縕不改誠季世之高風
末代之孝節也但聖人制禮必均愚智先王作則理齊

盈虛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行之曾參居罰寧其哀終吳員處酷豈聞四載夫三年者天下之達喪古今之所一其雖欲過禮朕得不制之以禮乎有司可依禮諭之為裁練禫之制二十年七月高祖以久旱不雨輟膳三旦百寮詣闕引在中書省高祖在崇虛樓遣舍人問曰朕知卿等至不獲相見卿何為而來肅對曰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旦羣臣焦怖不敢自寧臣聞堯水湯旱自然之數須聖人以濟世不由聖以致災是以國儲九年以禦九年之變臣又聞至於八月不雨然後君不舉膳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內微為少澤

蒸民未闕一餐陛下輟膳三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高祖遣舍人答曰昔堯水湯旱賴聖人以濟民朕雖居羣黎之上道謝前王今日之旱無以救恤應待立秋克躬自咎但此月十日已來炎熱焦酷人物同悴而連雲數日高風蕭條雖不食數朝猶自無感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肅曰臣聞聖人與凡同者五常異者神明昔姑射之神不食五穀臣常謂矯今見陛下始知其驗且陛下自輟膳以來若天全無應臣亦謂上天無知陛下無感一昨之前外有滂澤此有密雲臣即謂天有知陛下有感矣高祖遣舍人答曰昨內外貴賤咸云四郊有雨朕

恐此輩皆勉勸之辭三覆之愼必欲使信而有徵比當
遣人往行若果爾也便命太官欣然進膳豈可以近郊
之內而慷慨要天乎若其無也朕之無感安用朕身以
擾民庶朕志確然死而後已是夜澍雨大降以破蕭鸞
將裴叔業功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豫南兗東荆東豫
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戸持節中正
刺史如故肅頻表固讓不許詔加鼓吹一部二十二年
旣平漢陽詔肅曰夫知己貴義君臣務恩不能矜災卹
禍恩義焉措卿情同伍員懷酷歸朕然未能翦一讎人
馘彼凶帥何嘗不興言憤歎羨吳閭而長息比獲蕭鸞
輔國將軍黃瑤起乃知是卿怨也尋當相付微望紓泄
使吾見卿之日差得緩懷初賾之收肅父奐也司馬黃
瑤起攻奐殺之故詔云然高祖之伐淮北令肅討義陽
未尅而蕭鸞遣將裴叔業寇渦陽劉藻等救之爲叔業
所敗肅表求更遣軍援渦陽詔曰得表覽之憮然觀卿
意非專在水當是以藻等銳兵新敗於前事往勢難故
也朕若分兵遣之非多會無所制多遣則禁旅難闕今
日之計唯當作必尅之舉不可爲狐疑之師徒失南兗
也卿便息意停彼以圖義陽之寇宜止則止還取義陽
宜下則下鎮軍淮北深量二途勿致重爽若孟表粮盡

軍不及至致失渦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以赴
渦陽叔業乃引師而退肅坐劉藻等敗黜爲平南將軍
中正刺史如故高祖崩遺詔以肅爲尚書令與咸陽王
禧等同爲宰輔徵肅會駕魯陽肅至遂與禧等參同謀
謨自魯陽至於京洛行途喪紀委肅參量憂勤經綜有
過舊戚禧兄弟並敬而暱之上下稱爲和輯唯任城王
澄以其起自羇遠一旦在己之上以爲憾焉每謂人曰
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從叔廣陵宗室尊宿歷任內
外云何一朝令肅居其右也肅聞其言恒降而避之尋
爲澄所奏劾稱肅謀叛言尋申釋詔肅尚陳留長公主

本劉昶子婦彭城公主也賜錢二十萬帛三千疋肅奏
考以顯能陟由績著昇明退闇於是乎在自百寮曠察
四稔于兹諸依舊式考檢能否從之裴叔業以壽春內
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車騎將軍與驃騎大
將軍彭城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蕭寶卷豫州刺史
蕭懿率衆三萬屯於小峴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將
圖壽春懿遣將胡松李居士等領衆萬餘屯據死虎肅
進師討擊大破之擒其將橋珉等斬首數千進討合肥
生擒叔獻蕭懿棄小峴南走肅還京師世宗臨東堂引
見勞之又問江左有何息耗肅曰如聞崔慧景已死寶

卷所仗非邪即佞天殆以此資陛下廓定之期勢將不乂以肅淮南累捷賞帛四千七百五十疋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昌國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戶餘如故尋以肅爲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楊州刺史持節餘官如故肅頻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以誠綏納咸得其心清身好施簡絕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性微輕佻頗以功名自許護疵稱伐少所推下高祖每以此爲言景明二年薨於壽春年三十八世宗爲舉哀詔曰肅奄至不救痛惋兼懷可遣中書侍郎賈思伯兼通直散騎常侍撫慰厥孤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帛一千疋布五百疋蠟三百斤幷問其卜遷遠近專遣侍御史一人監護喪事務令優厚又詔曰死生動靜卑高有域勝達所居存亡崇顯故杜預之殁窆於首陽司空李沖覆舟是託顧瞻斯所誠亦二代之九原也故揚州刺史肅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平生本意願終京陵旣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於沖預兩墳之間使之神遊相得也贈侍中司空公本官如故有司奏以肅忠心大度宜謚匡公詔謚宣簡肅宗初詔爲肅建碑銘子紹襲

紹字三歸歷官太子洗馬員外常侍中書侍郎卒贈輔

國將軍徐州刺史
子遷襲定中通直常侍齊受禪爵隨例降
紹弟理孝靜初始得還朝武定末著作佐郎紹肅前妻
謝生也肅臨薨謝始携二女及紹至壽春世宗納其女
爲夫人肅宗又納紹女爲嬪
肅弟秉字文政涉獵書史微有兄風世宗初携兄子誦
翊衍等入國拜中書郎遷司徒諮議出爲輔國將軍幽
州刺史卒贈征虜將軍徐州刺史
誦字國章肅長兄融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淸儁風流
甚美自員外郎司徒主簿轉司徒屬司空諮議通直常
侍汝南王友遷司徒諮議加前軍散騎常侍光祿大夫
出爲左將軍幽州刺史未幾徵爲長兼祕書監徙給事
黃門侍郎肅宗崩靈太后之立幼主也於時大赦誦宣
讀詔書音制抑揚風神疎秀百寮傾屬莫不歎美孝莊
初於河陰遇害年三十七贈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
司空公徐州刺史謚曰文宣
子孝康武定中尚書郎中卒
孝康弟儁康性淸雅頗有文才齊文襄王中外府祭酒
卒贈征虜將軍太府少卿
誦弟衍字文舒名行器藝亞於誦自著作佐郎稍遷尚

書郎員外常侍司空諮議光祿大夫廷尉揚州大中正度支尚書仍轉七兵從太常卿出爲散騎常侍征東將軍西兗州刺史衍屆治未幾屬尒朱仲遠稱兵內向州既路衝爲其攻逼衍不能守爲仲遠所擒以其名望不害也令其騎牛從軍久乃見釋還洛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孝靜初轉侍中將軍如故天平三年卒年五十二勑給東園祕器賵物三百段贈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徐州刺史謚曰文獻衍篤於交舊有故人竺𢮦於西兗爲仲遠所害其妻子饑寒衍置之於家累年贍恤世人稱其敦厚

翊字士游肅次兄琛子也風神秀立好學有文才歷司空主簿清河王友中書侍郎頗銳於榮利結婚於元乂超拜左將軍濟州刺史尋加平東將軍清靜愛民有政治之稱入爲散騎常侍孝莊初遷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監祭酒永安元年冬卒年三十七贈侍中衞將軍司空公徐州刺史

子淵武定中儀同開府記室參軍

宋弁字義和廣平列人人也祖愔與從叔宣博陵崔建俱知名世祖時歷位中書博士員外散騎常侍使江南賜爵列人子還拜廣平太守興安五年卒贈安遠將軍

相州刺史諡曰惠長子顯襲爵弁伯父世顯無子養弁爲後弁父叔珍李敷妹夫因敷事而死弁才學儁贍少有美名高祖初會至京師見尚書李沖因言論移日沖竦然異之退而言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顯卒弁襲爵弁與李彪州里迭相祗好彪爲祕書丞弁自中散彪請爲著作佐郎尋除尚書殿中郎中高祖曾因朝會之次歷訪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可觀高祖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爲弁意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也遷中書侍郎兼員外常侍使於蕭賾賾司徒蕭子良祕書丞王融等皆稱美之以爲志氣謇諤不逮李彪而體韻和雅舉止閑邃過之轉散騎侍郎時散騎位在中書之右高祖曾論江左事因問弁曰卿比南行入其隅隩彼政道云何興亡之數可得知不弁對曰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德政不理徭役滋劇內無股肱之助外有怨叛之民以臣觀之必不能貽厥孫謀保有南海若物憚其威身免爲幸後車駕南征以弁爲司徒司馬曜武將軍東道副將軍人有盜馬靽者斬而徇之於是三軍振懼莫敢犯法黄門郎崔光薦弁自代高祖不許然亦賞光知人未幾以弁兼黄門尋即正兼司徒左長史時大選

內外羣官并定四海士族弁專參銓量之任事多稱旨然好言人之陰短高門大族意所不便者弁因毀之至於舊族淪滯人非可忌者又申達之弁又為本州大中正姓族多所降抑頗為時人所怨從駕南討詔弁於豫州都督所部及東荊領葉皆減戍士營農水陸兼作遷散騎常侍尋遷右衛將軍領黃門弁屢自陳讓高祖曰吾為相知者卿亦不可有辭豈得專守一官不助朕為治且常侍者黃門之麤冗領軍者二衛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讓以棄大委其被知遇如此始高祖北都之選也李沖多所參預頗抑宋氏弁有恨於沖而與李彪交結雅相知重及彪之抗沖沖謂彪曰爾如狗耳為人所嗾及沖劾彪不至大罪弁之力也彪除名為民弁大相嗟慨密圖申復高祖在汝南不豫大漸旬有餘日不見侍臣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數人而已小瘳乃引見門下及宗室長幼諸人入者未能知致悲泣弁獨進及御床歔欷流涕曰臣不謂陛下聖顏毀瘠乃爾由是益重之車駕征馬圈留弁以本官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祠與戎故令卿綰攝二曹可不自勉弁頓首辭謝弁劬勞王事夙夜在公恩遇之甚輩流莫及名重朝野亞於李沖高祖每稱弁可為吏部尚書

萬曆二十四年刊

及崩遺詔以弁爲之與咸陽王禧等六人輔政而弁已先卒年四十八詔賜錢十萬布三百疋贈安東將軍瀛州刺史謚曰貞順弁性好矜伐自許膏腴高祖以郭祚晉魏名門從容謂弁曰卿固應推郭祚之門也弁笑曰臣家未肯推祚高祖曰卿自漢魏以來旣無高官又無儁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淸素自立要爾不推侍臣出後高祖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良自不惡乃復欲以門戶自矜殊爲可怪

長子維字伯緒維弟紀字仲烈維少襲父爵自員外郎遷給事中坐諂事高肇出爲益州龍驤府長史辭疾不行太尉淸河王懌輔政以維名臣之子薦爲通直郎辟其弟紀行參軍靈太后臨政委任元乂而乂恃寵驕盈懌每以分理裁斷乂甚忿恨思以害懌遂與維爲計以富貴許之維見乂寵勢日隆便至乾沒乃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欲謀逆立懌懌坐被錄禁中文殊父子懼而逃遁鞫無反狀以文殊亡走懸處大辟置懌於宮西别館禁兵守之維應反坐乂言於太后欲開將來告者之路乃黜爲燕州昌平郡守紀爲秦州大羗令維及紀頗涉經史而浮薄無行懌親尊懿望朝野瞻屬維受懌眷賞而無狀搆間天下人士莫不怪忿而賤薄之及乂

殺懌專斷朝政以維兄弟前者告懌徵維爲散騎侍郎紀爲太學博士領侍御史甚昵之維超遷通直常侍又除冠軍將軍洛州刺史紀超遷尚書郎初弁謂族弟世景言維性疎險而紀識慧不足終必敗吾業也世景以爲不爾至是果然聞者以爲知子莫若父尚書令李崇尚書左僕射郭祚右僕射游肇每云伯緒凶疎終敗宋氏幸得殺身耳論者以爲有徵後除營州刺史仍本將軍靈太后反政以乂黨除名遂還鄉里尋追其前誣告清河王事於鄴賜死

子春卿早亡弟紀以次子欽仁繼

欽仁武定末太尉祭酒

紀肅宗末爲北道行臺卒於晉陽

子欽道武定末冀州別駕

弁弟機本州治中

子寶積卒於中散大夫

弁族弟穎字文賢自奉朝請稍遷尚書郎魏郡太守納貨劉騰騰言之於元乂以穎爲冠軍將軍凉州刺史穎前妻鄧氏亡後十五年穎夢見之向穎拜曰新婦今被處分爲高崇妻故來辭君泣然流涕穎旦而見崇言之崇後數日而卒

穎族弟爕字崇和廣平王懷郎中令員外常侍爲征北
李平司馬北殄元愉頗有贊謀之功
爕族弟鴻貴爲定州平北府參軍送兵於荆州坐取兵
絹四百匹兵欲告之乃斬十人又踈凡不達律令見律
有梟首之罪乃生斷兵手以水澆之然後斬決尋坐伏
法時人哀兵之苦笑鴻貴之愚
史臣曰古人有云才未半古功以過之非徒語也王肅
流寓之人見知一面雖器業自致抑亦逢時榮仕赫然
寄同舊列美矣誦翊繼軌不殞光風宋弁以才度見知
迹參顧命拔萃出類其有以哉無子之歎豈徒羊舌宗
祀之不亡幸矣

魏書卷六十三終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書卷六十四　列傳第五十二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勑重校刊

郭祚　張彝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魏車騎郭淮弟亮後也祖逸州別駕前後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黨太守恬世祖時浩親寵用事拜逸徐州刺史假榆次侯終贈光祿大夫父洪之坐浩事誅祚亡竄得免少而孤貧姿貌不偉鄉人莫之識也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祚涉

歷經史習崔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弱冠州主簿刺史孫小委之書記又太原王希彥逸妻之姪共相賙恤得以饒振高祖初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遷尚書左丞長兼給事黃門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高祖甚知賞之從高祖南征及還正黃門車駕幸長安行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邪祚曰是臣七世伯祖高祖曰先賢後哲頓在一門祚對曰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唯事魏文微臣虛薄遭奉明聖自唯幸甚因勅以太牢祭淮廟令祚自撰祭文以贊遷洛之規賜爵東光子高祖曾幸華林園因觀故景陽山祚曰山以仁靜水以智流願陛下修之高祖曰魏明以奢失於前朕何爲襲之於後祚曰高山仰止高祖曰得非景行之謂遷散騎常侍仍領黃門是時高祖銳意典禮兼銓鏡九流又遷都草創征討不息內外規略號爲多事祚與黃門宋弁參謀幃幄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勤劇嘗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高祖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勞庶事獨不歎我崔光溫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初高祖以李彪爲散騎常侍祚因入見高祖謂祚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對曰陛下聖鏡照臨

論才授職進退可否黜陟幽明品物既彰人倫有序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高祖沈吟曰此自應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啓云伯石辭卿子産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高祖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彪官也乘輿南討祚以兼侍中從拜尚書進爵爲伯高祖崩咸陽王禧等奏祚兼吏部尚書尋除長兼吏部尚書幷州大中正世宗詔以姦吏逃刑懸配遠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慎獄審刑道煥先古垂憲設禁義纂惟今是以先王沿物之情爲之軌法故八刑備於昔典姦律炳於來制皆所以謀其始迹訪厥成罪敦風厲俗永資世範者也伏惟旨義博遠理絕近情既懷愚異不容不述誠以敗法之原起於姦吏姦吏雖微敗法實甚伏尋詔旨信亦斷其逋逃之路爲治之要實在於斯然法貴止姦不在過酷立制施禁爲可傳之於後若法猛而姦不息禁過不可永傳將何以載之刑書垂之百代若以姦吏逃竄徙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徙之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愚謂罪人既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懸名永配於眚不免姦途自塞詔從之尋正吏部祚持身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下筆即云

此人便以貴矣由是事頗稽滯當時每招怨讟然所拔用者皆量才稱職時又以此歸之出爲使持節鎭北將軍瀛州刺史及太極殿成祚朝於京師轉鎭東將軍青州刺史祚値歲不稔闔境飢敝矜傷愛下多所賑恤雖斷決淹留號爲煩緩然士女懷其德澤于今思之入爲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并州大中正遷尚書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侍中黃門參議刋正故事令僕中丞騶唱而入宮門至於馬道及祚爲僕射以爲非盡敬之宜言於世宗帝納之下詔御在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詔祚本官領太子少師祚曾從世宗幸東宮肅宗幼弱祚懷一黃觚出奉肅宗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脣齒深爲世宗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爲桃弓僕射黃觚少師祚奏曰謹案前後考格雖班天下如臣愚短猶有未悟今須定職人遷轉由狀超越階級者卽須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始中故尚書中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三周爲限不得計殘年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奏請裁決旨云黜陟之體自依舊來恒斷今未審從舊來之旨爲從景明之斷爲從正始爲限景明考法東西省文武閑官悉爲三等

考同任事而前尚書盧昶奏上第之人三年轉半階今之考格復分爲九等前後不同參差無準詔曰考在上中者得泛以前有六年以上遷一階三年以上遷半階殘年悉除考在上下者得泛以前六年以上遷半階不滿者除其得泛以後考在上下者三年遷一階散官從盧昶所奏祚又奏言考察令公清獨著德績超倫而無負殿者爲上上一殿爲上中二殿爲上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今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清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守平堪任或人用小劣處官濟事幷全無負殿之徒爲依何第景明三年以來至今十有一載準限而判三應昇退今既通考未審爲十年之中通其殿最積以爲第隨前後年斷各自除其善惡而爲昇降且負注之章數成殿爲差此條以寡愆爲最多戾爲殿未審取何行是寡愆何坐爲多戾結累品次復有幾等諸文案失衷應杖十者爲一負罪依律次過隨負記十年之中三經肆眚赦前之罪不問輕重皆蒙有免或爲御史所彈案驗未周遇赦復任者未審記殿得除以不詔曰獨著超倫及才備寡咎皆謂文武兼上上之極言耳自此以降猶有八等隨才爲次令文已具其積負累殿及守平得濟皆含在其中何容

別疑也所云通考者據惣多年之言至於黜陟之體自依舊來年斷何足復請其罰贖已決之殿固非免限遇赦免罪惟記其殿除之尋加散騎常侍時詔營明堂國學祚奏曰今雲羅西舉開納岷蜀戎旗東指鎮靖淮荊漢沔之間復須防捍徵兵發衆所在殷廣邊郊多壘烽驛未息不可於師旅之際與板築之功且獻歲云暨東作將始臣愚量謂宜待豐靖之年因子來之力可不時而就從之世宗末年每引祚入東宮密受賞賚多至百餘萬雜以錦繡又特賜以劒杖恩寵甚深遷左僕射先是蕭衍遣將康絢遏淮將灌揚徐祚表曰蕭衍狂悖擅斷川瀆役苦民勞危亡已兆然古諺有之敵不可縱夫以一酌之水或為不測之淵如不時滅恐同原草宜命一重將率統軍三十人領羽林一萬五千人并科京東七州虎旅九萬長驅電邁遂令撲討擒斬之勳一如常制賊資雜物悉入軍人如此則鯨鯢之首可不日而懸誠知農桑之時非發衆之日苟事理宜然亦不得不爾昔韋顧跋扈殷后起昆吾之師玁狁孔熾周王興六月之伐臣職忝樞衡獻納是主心之所懷寧敢自嘿并宜勑揚州選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山表裏夾攻朝議從之出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岐華三州諸軍

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太和以前朝法尤峻貴臣蹉跌便致誅夷李沖之用事也欽祚識幹薦為左丞又兼黃門意便滿足每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常慮危亡苦自陳挹辭色懇然發於誠至沖謂之曰人生有運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是積二十餘年位秩隆重而進趨之心更復不息又以東宮師傅之資列辭尚書志在封侯儀同之位尚書令任城王澄為之奏聞及為征西雍州雖喜於外撫尚以府號不優心望加大執政者頗恠之於時領軍于忠恃寵驕恣崔光之徒曲躬承奉祚心惡之乃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說高陽王雍令出忠為州忠聞而大怒矯詔殺祚時年六十七祚達於政事凡所經履咸為稱職每有斷決多為故事名器既重時望亦深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惋惜靈太后臨朝遣使弔慰追復伯爵正光中贈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文貞公初高祖之置中正從容謂祚曰并州中正卿家故應推王瓊也祚退謂寮友曰瓊真為今自未辨我家何為減之然主上直信李沖吹噓之說耳祚死後三歲而于忠死咸以祚為祟祚長子思恭弱冠州辟為主簿早卒思恭弟慶禮以第二子延伯繼

延伯襲祖爵東光伯武定中驃騎大將軍將作大匠齊受禪爵例降

思恭弟景尚字思和涉歷書傳曉星曆占候言事頗驗初爲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事中郎公還當世善事權寵世號之曰郭尖肅宗時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中書侍郎未拜而卒年五十一

子季方武定中膠州驃騎府長流參軍

景尚弟慶禮字叔爲祚所愛著作佐郎通直郎卒贈征虜將軍瀛州刺史

子元貞武定末定州驃騎府長史

張彝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曾祖幸慕容超東牟太守後率戶歸國世祖嘉之賜爵平陸侯拜平遠將軍青州刺史祖準之襲又爲東青州刺史父靈眞早卒彝性公彊有風氣歷覽經史高祖初襲祖侯爵與盧淵李安民等結爲親友往來朝會常相追隨淵爲主客令安民與彝並爲散令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無所顧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見其如此遂召集百寮督責之令其修悔而猶無悛改善於督察每東西馳使有所巡檢彝恒充其選清愼嚴猛所至人皆畏伏儁類亦以此高之遷主客令例降侯爲伯轉太中大夫仍行

主客曹事尋爲黄門後從駕南征母憂解任彝居喪過
禮送葬自平城達家千里徒步不乘車馬顔貌毀瘠當
世稱之高祖幸冀州遣使弔慰詔以驍騎將軍起之還
復本位以參定遷都之勳進爵爲侯轉太常少卿遷散
騎常侍兼侍中持節巡察陜東河南十二州甚有聲稱
使還以從征之勤遷尚書坐舉元昭爲兼郎中黜爲守
尚書世宗初除正尚書兼侍中尋正侍中世宗親政罷
六輔彝與兼尚書邢巒聞處分非常出京奔走爲御史
中尉甄琛所彈云非虎非兕率彼曠野詔書切責之尋
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彝務尚典式考訪故事及臨隴

右彌加討習於是出入直衛方伯威儀赫然可觀羌夏
畏伏憚其威整一方肅靜號爲良牧其年冬太極初就
彝與郭祚等俱以勤舊被徵及還州進號撫軍將軍彝
表解州任詔不許彝敷政隴右多所制立宣布新風革
其舊俗民庶愛仰之爲國造佛寺名曰興皇諸有罪咎
者隨其輕重謫爲土木之功無復鞭杖之罰時陳留公
主寡居彝意願尚主主亦許之僕射高肇亦望尚主主
意不可肇怒譖彝於世宗稱彝擅立刑法勞役百姓詔
遣直後萬貳興馳驛檢察貳興肇所親愛必欲致彝深
罪彝清身奉法求其愆過遂無所得見代還洛猶停廢

數年因得偏風手脚不便然志性不移善自將攝稍能
朝拜乂之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彝愛好知已輕忽
下流非其意者視之蔑爾雖疹疾家庭而志氣彌高上
表曰臣聞元天高朗尚假列星以助明洞庭淵湛猶藉
衆流以增大莫不以孤照不詣其幽獨深未盡其廣先
聖識其若此必取物以自誠故堯稱則天設謗木以曉
未明舜稱盡善懸諫鼓以規政闕虞人獻箴規之旨盤
盂著舉動之銘庶幾見善而思齊聞惡以自改眷眷於
悔往之衢孜孜於不逮之路用能聲高百王卓絕中古
經十氏而不渝歷二千以孤鬱伏惟太祖撥亂弃代重
光世祖以不世之才開盪函夏顯祖以溫明之德潤伏
九區高祖大聖臨朝經營云始未明求衣日昃忘食開
翦荆棘徙御神縣更新風軌冠帶朝流海東雜種之渠
衡南異服之帥沙西氊頭之戎漠北辮髮之虜重譯納
貢請吏稱藩積德懋於夏殷富仁盛於周漢澤教旣周
武功亦匝猶且發明詔思求直士信是蒼生蕙言之秋
祝史陳辭之日況臣家自奉國八十餘年紆金鏘玉及
臣四世過以小才藉蔭出仕學慙專門武闕方略早荷
先帝眷伏之恩未蒙陛下不遺之施侍則出入兩都官
歷納言常伯忝牧秦藩號兼安撫實思碎首膏原仰酬

二朝之惠輕塵碎石遠增嵩岱之高輒私訪舊書竊觀圖史其帝皇興起之元配天隆家之業修造益民之奇龍麟雲鳳之瑞卑宮愛物之仁釋網改祝之澤前歌後舞之應囹圄寂寥之美可為輝風景行者輒謹編丹青以摽睿範至如太康好田遇窮后迫禍武乙逸禽懼震雷暴酷夏桀淫亂南巢有非命之誅殷紂昏酣牧野有倒戈之陳周厲逐獸滅不旋踵幽王遇惑死亦相尋暨於漢成失御亡新簒奪桓靈不綱魏武遷鼎晉惠闇弱骨肉相屠終使聰曜鴟視并州勒虎狼據燕趙如此之輩罔不畢載起元庖犧終於晉末凡十六代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十年雜事五百八十九合成五卷名曰歷帝圖亦謗木諫鼓虞人盤盂之類脫蒙置御坐之側時復披覽冀或起予左右上補未萌伏願陛下遠惟宗廟之憂近存黎民之念取其賢君棄其惡主則微臣雖沈淪地下無異乘雲登天矣世宗善之彝又表曰竊惟皇王統天必以窮幽為美盡理作聖亦假廣採成明故詢於芻蕘著之周什輿人獻箴流於夏典不然則美刺無以得彰善惡有時不達逮於兩漢魏晉雖道有隆汚而被繡傳檄未始闕也及惠帝失御中夏崩離劉符專據秦西燕趙獨制關左姚夏繼起五涼競立致使九

服搖搖民無定主禮儀典制此焉堙滅暨大魏應歷撥
亂登皇翦彼鯨鯢龕靖神縣數紀之間天下寧一傳輝
七帝積聖如神高祖遷鼎成周永兹八百偃武修文憲
章斯改實所謂加五帝登三王民無德而名焉猶且慮
獨見之不明欲廣訪於得失乃命四使觀察風謡臣時
忝常伯充一使之列遂得仗節揮金宣恩東夏周歷於
齊魯之間遍馳於梁宋之域詢採詩頌研檢獄情實庶
片言之不遺美刺之俱顯而才輕任重多不遂心所採
之詩並始申目而值鑾輿南討問罪宛鄧臣復忝行軍
樞機是務及輦駕之返膳御未和續以大諱奄臻四海

崩慕遂爾推遷不及聞徹未幾改牧秦蕃違離闕下繼
以譴疾相纏寧丁八歲常恐所採之詩永淪丘壑是臣
夙夜所懷以爲深憂者也陛下垂日月之明行雲雨之
施察臣往罪之濫矜臣貧病之切既蒙崇以祿養復得
拜掃丘墳明目友朋無所負愧且臣一二年來所患不
劇尋省本書粗有髣髴凡有七卷今寫上呈伏願昭覽
勑付有司使魏代所採之詩不堙於丘井臣之願也肅
宗初侍中崔光表曰彝及李韶朝列之中唯此二人出
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幹世又並爲多近來參差便成
替後計其階途雖應遷陟然恐班秩猶未賜等昔衞之

公叔引下同舉晉之士丙推長伯游古人所高當時見許敢緣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彼汎級齊行聖庭帖穆選叔詔加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雖年向六十加之風疾而自彊人事孜孜無怠公私法集衣冠從事延請道俗修營齋講好善欽賢愛奬人物南北新舊莫不多之大起第宅徽號華侈頗侮其疎宗舊戚不甚存紦時有怨憾焉榮官之閒未能止足屢表在秦州預有開援漢中之勳希加賞報積年不已朝廷患之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別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在淸品由是衆口喧喧謗讟盈路立榜大巷剋期會集屠害其家彝殊無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龜二年二月羽林虎賁幾將千人相率至尚書省詬罵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石擊打公門上下畏懼莫敢討抑遂便持火虜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爲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極意唱呼嗷嗷焚其屋宇始均仲瑀當時踰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羣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加毆擊生投之於煙火之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唯以髻中小釵爲驗仲瑀傷重走免彝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比鄰輿致於寺遠近聞見莫不惋駭彝臨終口占左右上啓曰臣自奉國及孫六世尸祿素餐負恩唯靦徒思竭智盡誠

終然靡效臣第二息仲瑀所上之事益治實多既曰有益寧容默爾通呈有日未簡神聽豈圖衆忿乃至於此臣不能禍防未萌慮絕殃兆致令軍衆橫嚚攻焚臣宅息始均仲瑀等叩請流血乞代臣死始均即陷塗炭仲瑀經宿方蘇臣年已六十宿被榮遇垂暮之秋忽見此苦顧瞻災酷古今無比臣傷至重殘氣假延望景顧時推漏就盡頃刻待終臣之命也知復何言若所上之書少為益國臣便是生以理全死與義合不負二帝於地下臣無餘恨矣一歸泉壤長辭紫庭戀仰天顏誠慕無已不勝眷眷力喘奉辭伏願二聖加御珍膳覆露黔首壽保南嶽德與日昇臣夙被殊眷先後銜恩欲報之期昊天罔極亡魂有知不忘結草彝遂卒時年五十九官為收掩羽林凶彊者八人斬之不能窮誅羣豎即為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紀之將墜矣喪還所焚宅與始均東西分斂於小屋仲瑀遂以創重避居滎陽至五月創得漸瘳始奔父喪詔賜布帛千匹靈太后以其累朝大臣特垂矜惻數月猶追言泣下謂諸侍臣曰吾為張彝飲食不御乃至首髮微有虧落悲痛之苦以至於此初彝曾祖幸所招引河東民為州裁千餘家後相依合至於罷入冀州積三十年析別有數萬戶故高祖比

校天下民戶最爲大州彝爲黃門每侍坐以爲言高祖謂之曰終當以卿爲刺史酬先世誠效彝追高祖往旨累乞本州朝議未許彝亡後靈太后云彝屢乞冀州吾欲用之有人違我此意若從其請或不至是悔之無及乃贈使持節衞將軍冀州刺史謚文侯

始均字子衡端潔好學有文才司徒行參軍遷著作佐郎世宗以彝先朝勳舊不幸疹廢特除始均長兼左民郎中遷員外常侍仍領郎始均才幹有美於父改陳壽魏志爲編年之體廣益異聞爲三十卷又著冠帶錄及諸賦數十篇今並亡失初大乘賊起於冀瀛之間遣都督元遙討平之多所殺戮積尸數萬始均以郎中爲行臺忿軍士重以首級爲功乃令檢集人首數千一時焚爇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也始末在於烟炭之間有焦爛之痛論者或亦推咎焉贈樂陵太守謚曰孝

子暠襲祖爵武定中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

暠弟晏之武定中儀同開府中兵參軍

仲瑀司空祭酒給事中

子台儀同開府參軍事

仲瑀弟琨著作佐郎

史臣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高祖經綸之始獨
在勤勞之地居官任事動靜稱述張彝風力謇謇有王
臣之氣銜命擁旄風聲猶在並魏氏器能之臣乎遭隨
有命俱嬰世禍悲哉始均才志未申惜也

魏書卷六十四終

魏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五十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邢巒　李平

邢巒字洪賓河間鄚人也五世祖嘏石勒頻徵不至嘏
無子巒高祖蓋自旁宗入後蓋孫穎字宗敬以才學知
名世祖時與范陽盧玄渤海高允等同時被徵後拜中
書侍郎假通直常侍寧朔將軍平城子銜命使於劉義
隆後以病還鄉里久之世祖訪穎於羣臣曰往憶邢穎

長者有學義宜侍講東宮今其人安在司徒崔浩對曰頡臥疾在家世祖遣太醫馳馹就療卒贈冠軍將軍定州刺史謚曰康子脩年即巒父也州主簿巒少而好學負帙尋師家貧厲節遂博覽書傳有文才幹略美鬚髯姿貌甚偉州郡表貢拜中書博士遷員外散騎侍郎為高祖所知賞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賾還拜通直郎轉中書侍郎甚見顧遇常參座席高祖因行藥至司空府南見巒宅遣使謂巒曰朝行藥至此見卿宅乃住東望德館情有依然巒對曰陛下移構中京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昇降寧容不務永年之宅高祖謂司空穆亮僕射李沖曰巒之此言其意不小有司奏策秀孝詔曰秀孝殊問經權異策邢巒才清可令策秀後兼黃門郎從征漢北巒在新野後至高祖曰伯玉天迷其心鬼惑其慮守危邦固逆主乃至如此巒曰新野既摧衆城悉潰唯有伯玉不識危機平殄之辰事在旦夕高祖曰至此以來雖未擒破城隍已崩想在不遠所以緩攻者正待中書為露布耳尋除正黃門兼御史中尉瀛州大中正遷散騎常侍兼尚書世宗初巒奏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德治天下莫不重粟帛輕金寶然粟帛安國育民之方金玉是虛華損德之物故先皇深觀古今去

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雕鏤所珍在素不務奇綺至乃
以紙絹爲帳扆銅鐵爲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
憂務日夜孜孜小大必慎輕賤珠璣示其無設府藏之
金裁給而已更不買積以費國資逮景明之初承升平
之業四疆清晏遠邇來同於是蕃貢繼路商賈交入諸
所獻貿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猶歲損萬計珍貨常有
餘國用恒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無以支歲自今非
爲要須者請皆不受世宗從之尋正尚書常侍如故蕭
衍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以漢中內附詔加巒使持
節都督征梁漢諸軍事假鎮西將軍進退徵攝得以便
宜從事巒至漢中白馬以西猶未歸順巒遣寧遠將軍
楊舉統軍楊衆愛氾洪雅等領卒六千討之軍鋒所臨
賊皆款附唯補谷戍主何法靜據城拒守懸等進師討
之法靜奔潰乘勝追奔至關城之下蕭衍龍驤將軍關
城流雜[疑] 李侍叔逆以城降蕭衍輔國將軍任僧幼等
三十餘將率南安廣長東洛大寒武始除口平溪桶谷
諸郡之民七千餘戶相繼而至蕭衍平西將軍李天賜
晉壽太守王景胤等擁衆七千屯據石亭統軍韓多寶
等率衆擊之破天賜前軍趙臏擒斬一千三百遣統軍
李義珍討晉壽景胤宵遁遂平之詔曰巒至彼須有板

官以懐初附高下品第可依征義陽都督之格也拜巒使持節安西將軍梁秦二州刺史蕭衍巴西太守龐景民恃遠不降巒遣巴州刺史嚴玄思往攻之斬景民巴西悉平蕭衍遣其冠軍將軍孔陵等率衆二萬屯據深坑冠軍將軍曾方達固南安冠軍將軍任僧褒輔國將軍李畎戍石同巒統軍王足所在擊破之梟衍輔國將軍樂保明寧朔將軍李伯度龍驤將軍李思賢賊遂保回車柵足又進擊衍輔國將軍范峻自餘斬獲殆將萬數孔陵等收集遺衆奔保梓潼足又破之斬衍輔國將軍苻伯度其殺傷投溺者萬有餘人開地定民東西七百南北千里獲郡十四二部護軍及諸縣戍遂逼涪城巒表曰揚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絕唯資水路蕭衍兄子淵藻去年四月十三日發揚州今歲四月四日至蜀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季連反叛鄧元起攻圍資儲散盡倉庫空竭今猶未復兼民人喪膽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淵藻是羣劇少年未洽治務及至益州便戮鄧元起曹亮宗臨戎斬將則是駕馭失方范國惠津渠退敗鏁執在獄今之所任並非宿將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既不厭民望多行殘暴民心離解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劒閣今

既尅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從南安向涪方軌任意前軍累破後衆喪魂四可圖也昔劉禪據一國之地姜維爲佐鄧艾既出緜竹彼卽投降及符堅之世楊安朱彤三月取漢中四月至涪城兵未及州仲孫逃命桓溫西征不旬月而平蜀地昔來恒多不守况淵藻是蕭衍兄子骨肉至親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脫軍尅涪城淵藻復何宜城中坐而受困若其出鬬庸蜀之卒唯便刀矟弓箭至少假有遥射弗至傷人五可圖也臣闇乗機而動武之善經攻昧侮亡春秋明義未有捨干戚而康時不征伐而混一伏惟陛下纂武文之業當必

世之期跨中州之饒兼甲兵之盛淸蕩天區在於今矣是以踐極之初壽春馳款先歲命將義陽尅闢淮外謐以風淸荆沔於焉肅晏方欲偃甲息兵候機而動而天賛休明時來斯速雖欲靖戎理不獲已至使道遷歸誠漢境佇拔臣以不才屬當戎寄內省文吏不以軍謀自許指臨漢中惟規保疆守界事屬艱途東西寇竊上憑國威下仗將士邊帥用命頻有薄捷藉勢乘威經度大劒既尅南安據彼要險前軍長邁已至梓潼新化之民翻然懷惠瞻望涪益旦夕可屠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爲爾稽緩懼失民心則更爲寇今若不取後圖便難

輒率愚管庶幾殄剋如其無功分受憲坐且益州殷實戶餘十萬比壽春義陽三倍非匹可乘可利實在于茲若朝廷志存保民未欲經略臣之在此便爲無事乞歸侍養微展烏鳥詔曰若賊敢闚闟觀機翦撲如其無也則安民保境以悅邊心子蜀之舉更聽後敕方將席卷岷蜀電掃西南何得辭以戀親中途告退宜勗令圖務申高略巒又表曰昔鄧艾鍾會率十八萬衆傾中國資給裁得平蜀所以然者鬬實力故也況臣才絕古人智勇又闕復何宜請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

有可剋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便是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得不守之也若守也直保境之兵則已一萬臣今請二萬伍千所增無幾又劍閣天險古來所稱張載銘云世亂則逆世清斯順此之一言良可惜矣臣誠知征戎危事不易可爲自軍度劍閣以來鬢髮中白憂慮戰懼寧可一日爲心所以勉強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辜先皇之恩遇負陛下之爵祿是以孜孜頻有陳請且臣之意筭正欲先圖涪城以漸而進若剋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復

何能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作萬全
之計然後圖彼得之則大剋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
相離一千四百去州迢遞恒多生動昔在南之日以其
統綰勢難故增立巴州鎮撫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
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非唯五三族落雖在山居而多有
豪右文學箋啓往往可觀冠帶風流亦爲不少但以去
州既遠不能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厠迹巴境民豪便是
無梁州之分是以鬱快多生動靜比建議之始嚴玄思
自號巴州刺史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一千戸
餘四萬若彼立州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已還

不復勞征自爲國有世宗不從又王足於涪城輒還遂
不定蜀鑾既剋巴西遣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得蕭衍
將張法養女有美色甚惑之散費兵儲專心酒色公事
諮承無能見者鑾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
以城降衍將譙希遠巴西遂沒武興氐楊集起等反叛
鑾遣統軍傅豎眼討平之語在豎眼傳鑾之初至漢中
從容風雅接豪右以禮撫細民以惠歲餘之後頗因百
姓去就誅滅齊民籍爲奴婢者二百餘口兼商販聚斂
清論鄙之徵授度支尚書時蕭衍遣兵侵軼徐兗緣邊
鎮戍相繼陷沒朝廷憂之乃以鑾爲使持節都督東討

諸軍事安東將軍尚書如故世宗勞遣巒於東堂曰蕭
衍寇邊旬朔滋甚諸軍舛互規致連戍陷沒宋魯之民
尤罹湯炭誠知將軍旋京未久膝下難違然東南之寄
非將軍莫可將軍其勉建殊績以稱朕懷自古忠臣亦
非無孝也巒對曰賊雖送死連城犬羊衆盛然逆順理
殊滅當無遠況臣仗陛下之神筭奉律以摧之平殄之
期可指辰而待願陛下勿以東南為慮世宗曰漢祖有
云金吾擊郾吾無憂矣今將軍董戎朕何慮哉先是蕭
衍輔國將軍蕭及先率衆二萬寇陷固城冠軍將軍魯
顯文驍騎將軍相文玉等率衆一萬屯於孤山衍將角
念等率衆一萬擾亂龜蒙土民從逆十室而五巒遣統
軍樊魯討文玉別將元恒攻固城統軍畢祖朽討角念
樊魯大破文玉等追奔八十餘里斬首四千餘級元恒
又破固城畢祖朽復破念等兗州悉平巒破賊將藍懷
恭於睢口進圍宿豫而懷恭等復於淮南造城規斷水
陸之路巒身率諸軍自水南而進遣平南將軍楊大眼
從北逼之統軍劉思祖等夾水造筏燒其船舫衆軍齊
進拔柵填塹登其城火起中流四面俱擊仍陷賊城俘
斬數萬在陳別斬懷恭擒其列侯列將直閤直後三十
餘人俘斬一萬宿豫既平蕭昞亦於淮陽退走二戍獲

米四十餘萬石世宗賜鑾璽書曰知大龕醜虜威振賊
庭淮外霧披徐方卷盪王略遠恢混一維始公私慶泰
何快如之賊衍此舉實爲傾國比者宿豫陷歿淮陽嬰
城凶狡倂張規抗王旅將軍忠規協著火烈霜摧電動
岱陰風掃沂嶧遂令逋誅之寇一朝殲夷元鯨大憝千
里折首殊勳茂捷自古莫二但揚區未安餘燼宜盪乘
勝掎角勢不可遺便可率厲三軍因時經略申威東南
淸彼江介忘此仍勞用圖永逸進退規度委之高筭又
詔鑾曰淮陽宿豫雖已淸復梁城之賊猶敢聚結事宜
乘勝幷勢摧殄可率二萬之衆渡淮與征南掎角以圖

進取之計及梁城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又詔鑾
帥衆會之鑾表曰奉被詔旨令臣濟淮與征南掎角乘
勝長驅實是其會但愚懷所量竊有未盡夫圖南因於
積風伐國在於資給用兵治戎須先計校非可抑爲必
（闕字）幸其無能若欲掠地誅民必應萬勝如欲攻城取邑
未見其果得之則所益未幾不獲則虧損必大蕭衍傾
竭江東爲今歲之舉疲兵喪衆大敗而還君臣失計取
笑天下雖野戰非人敵守城足有餘今雖攻之未易可
剋又廣陵懸遠去江四十里鍾離淮陰介在淮外假其
歸順而來猶恐無糧難守況加攻討勞兵士乎且征南

軍士從戎二時疲敝死病量可知已雖有乘勝之資懼無遠用之力若臣之愚見謂宜修復舊戍牢實邊方息養中州擬之後舉又江東之釁不患久無畜力待機謂爲勝計詔曰濟淮掎角事如前敕何容猶爾盤桓方有此請可速進軍經略之宜聽征南至要巒又表曰蕭衍侵境久勞王師今若奔走實除邊患斯由靈贊皇魏天敗冦豎非臣等弱劣所能尅勝若臣之愚見今正宜修復邊鎮俟之後動且蕭衍尚在凶身未除螳蜋之志何能自息唯應廣備以待其來實不宜勞師遠入自取疲困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能爲得失之計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入其內地出其不備或未可知正欲屯兵蕭容餘軍猶自在彼欲言無糧運舡復至而欲以八十日糧圖城者臣未之前聞且廣陵任城可爲前戒豈容今者復欲同之令若往也彼牢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壍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則士自敝苦遣臣赴彼糧何以致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氷雪取濟何方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尅狀若其不復其辱如何若信臣言也願賜臣停若謂臣難行求回臣所領兵統悉付中山任其處分臣求單騎隨逐東西

且俗諺云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雖不武忝備征將前宜可否頗實知之臣既謂難何容強遣詔曰安東頻請罷軍遲回未往阻異戎規殊乖至望士馬既殷無容停積宜務神速東西齊舉乘勝掃殄以赴機會巒累表求還世宗許之英果敗退時人伏其識略初侍中盧昶與巒不平昶與元暉俱世宗所寵御史中尉崔亮昶之黨也昶暉令亮糾巒事成許言於世宗以亮爲侍中亮於是奏劾巒在漢中掠良人爲奴婢巒懼爲昶等所陷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龐景民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奇色也暉大悦乃背昶爲巒言於世宗云巒新有大功已經赦宥不宜方爲此獄也世宗納之高肇以巒有剋敵之效而爲昶等所排助巒申釋故得不坐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悦以城南入蕭衍遣其冠軍將軍齊苟仁率衆入據懸瓠詔巒持節率羽林精騎以討之封平舒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戸賞宿豫之功也世宗臨東堂勞遣巒曰司馬悦不愼重門之戒智不足以謀身匪直喪元隸賢乃大虧王略懸瓠密邇近畿東南藩捍兼云（闕一字）公在彼憂慮尤深早生理不獨立必遠引吳楚士民同惡勢或交兵卿文昭武烈朝之南仲故命卿星言電邁出其不意卿言早生走也

守也何時可以平之巒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大智能構成此也但因司馬悅虐於百姓乘衆怒而爲之民爲凶威所懾不得已而苟附假蕭衍軍入應水路不通粮運不繼亦成擒耳不能爲害也早生得衍軍之接溺於利欲之情必守而不走今王師若臨士民必翻然歸順圍之窮城奔走路絕不度此年必傳首京師願陛下不足垂慮世宗笑曰卿言何其壯哉深會朕遣卿之意知卿親老頻勞於外然忠孝不俱才宜救世不得辭也於是巒率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次於鮑口賊遣大將軍胡孝智率衆七千去城二百逆來拒戰巒擊破孝智乘勝長驅至於懸瓠賊出城逆戰又大破之因即渡汝既而大兵繼至遂長圍之詔加巒使持節假鎮南將軍都督南討諸軍事征南將軍中山王英南討三關亦次於懸瓠以後軍未至前寇稍多憚不敢進乃與巒分兵椅角攻之衍將齊苟仁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即斬早生等同惡數十人豫州平巒振旅還京師世宗臨東堂勞之曰卿役不踰時剋清妖醜鴻勳碩美可謂無愧古人巒對曰此自陛下聖略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世宗笑曰卿匪直一月三捷所足稱奇乃存士伯欲功成而不處巒自宿豫大捷及平懸瓠志行脩正不復以

財賄爲懷戎資軍實絲毫無犯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將軍延昌三年暴疾卒年五十一巒才兼文武朝野瞻望上下悼惜之詔賻帛四百匹朝服一襲贈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初世宗欲贈冀州黄門甄琛以巒前曾劾己乃云瀛州巒之本邦人情所欲乃從之及琛爲詔乃云優贈車騎將軍瀛州刺史議者笑琛淺薄諡曰文定

子遜字子言貌雖陋短頗有風氣解褐司徒行參軍襲爵後遷國子博士本州中正因謁靈太后自陳功名之子久抱沉屈臣父屢爲大將而臣身無軍功階級臣父唯爲忠臣不爲慈父靈太后慨然以遜爲長兼吏部郎中出爲安遠將軍平州刺史時北蕃多難稽留不進免孝莊初除輔國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東道軍司討逆賊劉舉於濮陽不剋還除散騎常侍加前將軍永安二年坐受任元顥除名尋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出帝時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孝靜初以本官領嘗藥典御加車騎將軍久之除大司農卿與少卿馬慶哲至相糾訟遜銳於財利議者鄙之武定四年卒年五十六贈本將軍光祿勳卿幽州刺史

子祖徵開府祭酒父喪未終謀反伏法

巒弟儒瀛州鎮遠府長史給事中

儒弟偉尚書郎中卒贈博陵太守子昕徃文苑傳

偉弟季彥

季彥弟晏字幼平美風儀博涉經史善談釋老雅好文詠起家太學博士司徒東閤祭酒世宗初爲與廣平王懷遊晏左遷鄭縣令未之官除給事中遷司空主簿本州中正汝南王文學稍遷輔國將軍司空長史兼吏部郎中以本將軍出爲南兗州刺史徵爲太中大夫兼丞相高陽王右長史尋以本將軍除滄州刺史爲政清靜吏民安之孝昌中卒時年五十一贈征北將軍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曰文貞晏篤於義讓初爲南兗州刺史例得一子解褐乃啓其孤弟子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爲滄州復啓孤兄子昕爲府主簿而其子並未從宦世人以此多之

子測武定末太子洗馬

測弟亢字子高頗有文學釋褐司空行參軍遷廣平王開府從事中郎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於蕭衍聘年二十八還除平東將軍齊文襄王大將軍府屬又轉中外府屬武定七年坐事死於晉陽年三十四

巒叔祖祐字宗祐少有學尚知名於時徵除著作郎領樂良王傅後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劉彧以將命之勤

除建威將軍平原太守賜爵城平男政淸刑肅百姓安之卒年七十三

子產字神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孤蓬賦爲時所稱舉秀才除著作佐郎假員外常侍鄭縣子使於蕭賾產仍世將命時人美之後遷中書侍郎俄遷太子中庶子卒年四十六朝廷嗟惜焉贈建威將軍平州刺史樂城子謚曰定

祐從子虬字神虎少爲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文思舉秀才上第爲中書議郎尚書殿中郎高祖因公事與語問朝覲宴饗之禮虬以禮對大合上旨轉司徒屬國子博士高祖崩尚書令王肅多用新儀虬往往折以五經正禮轉尚書右丞徙左丞多所糾正臺閣肅然時鴈門人有害母者八座奏轘之而瀦其室宥其二子虬駁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今謀逆者戮及朞親害親者令不及子既逆甚梟獍禽獸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絕遺育永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不則宜投之四裔勑所在不聽配匹盤庚言無令易種於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羹皆欲絕其類也奏入世宗從之尋除司徒右長史遷龍驤將軍光祿少卿虬母在鄉遇患請假歸値秋

水暴長河梁破絶虬得一小船而渡漏而不沒時人異之母喪哀毀過禮爲時所稱年四十九卒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謚曰威虬善與人交清河崔亮頓丘李平並與親善所作碑頌雜筆三十餘篇有二子

長子臧在文苑傳

臧弟子才武定末太常卿

虬從子策亦有才學卒於齊王儀同開府主簿

李平字曇定頓丘人也彭城王嶷之長子少有大度及長涉獵羣書好禮易頗有文才太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高祖禮之甚重頻經大憂居喪以孝稱後以例降襲

爵彭城公拜太子中舍人遷散騎侍郎舍人如故遷太子中庶子平因侍從容請自效一郡高祖曰卿復欲以吏事自試也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吏民懷之車駕南伐以平兼冀州儀同開府長史甚著聲稱仍除正長史太守如故未幾遂行河南尹豪右權貴憚之世宗即位除黃門郎遷司徒左長史行尹如故尋以稱職正尹長史如故車駕將幸鄴平上表諫曰伏見已丑詔書雲軒鑾輅行幸有期鳳服龍驂剋駕近日將欲講武淇陽大習鄴魏馳驪駛於綠竹之區騁驎驥於漳滏之壤斯誠幽顯同忻人靈共悅臣之愚管竊有惑焉何者嵩京創

構洛邑俶營雖年踰十稔根基未就代民至洛始欲向
盡資產罄於遷移牛畜斃於輦運陵太行之險越長津
之難辛勤備經得達京闕富者猶損太半貧者可以意
知兼歷歲從戎不遑啓處自景明已來差得休息事農
者未積二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莫不肆力伊
瀍人急其務寔宜安靜新人勸其稼穡令國有九年之
粮家有水旱之備若乘之以羈紲則所廢多矣一夫從
役舉家失業令復秋稼盈田禾菽遍野鑾駕所幸騰踐
必殷未若端拱中天坐招四海耀武崧原禮射伊洛士
馬無跋涉之勞兆民有康哉之詠可不美歟不從詔以

本官行相州事世宗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子尋正刺
史加征虜將軍平勸課農桑脩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
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子於堂
親爲立讚前來臺使頗好侵取平乃畫履虎尾踐薄冰
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誡焉加平東將軍徵拜長兼度
支尚書尋正尚書領御史中尉冀北刺史京兆王愉反
於信都以平爲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鎮北將軍行
冀州事以討之世宗臨式乾殿勞遣平曰愉朕之元弟
居不疑之地豺狼之心不意而發欲上傾社稷下殘萬
姓大義滅親夫豈獲止周公行之於古朕亦當行之於

今委卿以專征之任必令應期摧殄務盡經略之規勿虧推轂之寄也何圖今日言及斯事因歔欷流涕平對曰臣愉天迷其心構此梟悖陛下不以臣不武委以總督之任今大宥既敷便應有征無戰脫守迷不悟者當仰憑天威抑厲將士譬猶太陽之消微露巨海之蕩熒燭天時人事滅在昭然如其稽顙軍門則送之大理若不悛待戮則鳴鼓釁鍾非陛下之事平進次經縣諸軍大集夜有蠻兵數千斫平前壘矢及平帳平堅臥不動俄而乃定遂至冀州城南十六里賊攻圍濟州軍拔柵壁未滿者數尺諸將合戰無利而還憚於更進平親入行間勸以重賞士卒乃前大破逆衆愉時墜馬乃有一人下馬授愉止而鬬死乘勝逐北至於城門斬首數萬級遂圍城燒門愉與百餘騎突門出走遣統軍叔孫頭追之去信都八十里擒愉冀州平世宗遣兼給事黃門侍郎祕書丞元梵宣旨慰勞徵還京師以本官領相州大中正平先爲尚書令高肇侍御史王顯所恨後顯代平爲中尉平加散騎常侍顯劾平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又扶成其狀奏除平名延昌初詔復官爵除其定冀之勳前來良賤之訟多有積年不決平奏不問眞僞一以景明年前爲限於是爭訟止息武川鎮民飢鎮將任

萬曆二十四年刊

款請貸未許擅開倉賑恤有司繩以費散之條免其官
爵平奏欵意在濟人心無不善世宗原之遷中書令尚
書如故肅宗初轉吏部尚書加撫軍將軍平高明彊濟
所在有聲但以性急為累尚書令任城王澄奏理平定
冀之勲請酬以山河之賞靈太后乃封武邑郡開國公
食邑一千五百戶縑二千五百疋先是蕭衍遣其左游
擊將軍趙祖悅偷據西硤石衆至數萬以逼壽春鎮南
崔亮攻之未剋又與李崇乖貳詔平以本官使持節鎮
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諸軍東西州將
一以稟之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詔平長子獎以通直
郎從賜平縑帛百段紫納金裝衫甲一領貝齒[illegible]
十段絳衲襖一領父子重列拜受家庭觀者榮之於是
率步騎二千以赴壽春平巡視硤石內外知其盈虛之
所嚴勒崇亮令水陸兼備剋期齊舉崇亮憚之無敢乖
互頻日交戰屢破賊軍安南將軍崔延伯立橋於下蔡
以拒賊之援軍賊將王神念昌義之等不得進救祖悅
守死窮城平乃部分攻之令崔亮督陸率攻其城西李
崇勒水軍擊其東面然後鼓譟南北俱上賊衆周章東
西赴戰屠賊外城賊之將士相率歸附祖悅率其餘衆
固保南城通夜攻守至明乃降斬祖悅送首於洛俘獲

甚衆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平還京師靈太后見於宣光殿賜以金裝刀杖一口時南徐州表云蕭衍堰淮水爲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爲不假兵力終自毁壞及淮堰破靈太后大悅引羣臣入宴勅平前鳴簫管肅宗手賜縑布百段熙平元年冬卒遺令薄葬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帛七百疋靈太后爲舉哀於東堂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文烈公平自在度支至於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處機密十有餘年有獻替之稱所製詩賦箴誄頌別有集錄

平長子奬字遵穆襲容貌魁偉有當世才度自太尉參軍事稍遷通直郎中書侍郎直閤將軍吏部郎中征虜將軍遷安東將軍光祿大夫仍吏部郎中又以本官兼尚書出爲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初元乂擅朝奬爲其親待頻居顯要靈太后反政削除官爵孝莊初爲散騎常侍鎮東將軍河南尹奬前後所歷皆以明濟著稱元顥入洛顥以奬兼尚書右僕射慰勞徐州羽林及城人不承顥旨害奬傳首洛陽出帝時奬故吏通直散騎常侍宋游道上書理奬曰臣聞賞善罰惡謂之二機有道存焉所貴不濫是以子胥無罪吳人痛之郄宛不幸國言未息故河南尹李奬門居

戚里世擅名家有此良才是兼周用自少及長忠孝爲心入朝出牧清明流譽襟懷放暢風神爽發實廊廟之瑚璉社稷之楨幹往歲北海竊據負扆當朝王公卿士俛眉從事而獎闔門百口同居京洛既被羈縶自拔無由託使東南情存避難當時物論謂其得所然北海未敗之日徐州刺史元孚爲其純臣莫之敢距表啓相望遲速唯命及皇輿返正神器斯復輕薄之徒共生僥倖詭言要賞曲道求通濫及善人稱爲己力若以獎受命賊朝語跡成罪便與天下共當此責于時朝旨唯命免官亦既經恩方加酷濫伊昔具臣比肩賊所身臨河上日尋干戈時逢寬政任遇不改一介使人獨嬰斯戮凡在有心孰不嗟悼前朝所以論功者見其邊人且相慰悅其猶郭默生亂劉胤懸首事乃權宜蓋非實錄昔鄧艾下世段灼理其寃馬援物故朱勃申其屈臣雖小人趣事君子有懷舊恩義兼人故見其若此久欲陳辭含言未吐遂至今日幽泉已閉壟樹成行內手捫心顧懷愧慨幸逢興聖理運唯新雖曰纂戎事同創革頻有大恩被於率土亡官失爵者悉蒙追復而獎雜木猶存牛車未改士感知己懷此無忘輕率瞽言干犯聾斁伏願天鑒賜垂矜覽加其贈秩慰此幽魂詔贈衛將軍冀州刺史

子構襲武定末太子中舍人齊受禪爵例降

構弟訓太尉默曹參軍

獎弟諧字虔和風流閑潤博學有文辯當時才俊咸相欽賞受父前爵彭城侯自太尉參軍歷尚書郎徐州北海王顥撫軍府司馬入為長兼中書侍郎崔光引為兼著作郎諧在史職無所歷意加輔國將軍相州大中正光祿大夫除金紫光祿大夫加衛將軍元顥入洛以為給事黃門侍郎顥敗除名乃為述身賦曰夫休咎相躡禍福相生龜筮迷其兆聖達蔽其萌覽成敗於前迹料趣捨於人情咸爭途以走利罕外己以逃名連從車以載禍多麃馬以取刑豈知夫一介獨往乃千乘所不能傾伊薄躬之悔吝無性命之淑靈藉休庸於祖武仰餘烈於家聲徒從師以下學之遊道於上京洎方年之四五實始筮之弱齡爰釋巾而從吏謬邀寵於時明彼闕字之赫赫乃陋周而小漢帝文篤其成功我武治其未亂掩四奧而同軌穆三辰而貞觀威北暢而武戢曷南遷而文煥與人相趨於絳闕鴻生接武於儒館總羣雅而同歸果方員而殊貫伊濫吹之所從初竊服於宰旅奉盛王之高義遊兎園而容與綴鴻鷺之末行連英髦之茂序及伯舅之西伐赫靈旗之東舉復奉役於前轅

仍執羈於後距迫玄冬之暮歲歷關山之遐阻風激沙
而破石雪浮河而漫野樂在志其無端悲涉物而多緒
俄宮車之晏駕改乘轅而歸予屬推恩之在今自傍枝
而禔福既獻(闕一字)以命宗吻微躬於侯服禮空文於覲饗
賦無征於湯沐思守位而匪懈每屛居而自肅忽忝命
於建禮遊丹綺之重複信茲選之爲難乃上應於列宿
陽源猶且自免何稱仲治與太叔余生(闕一字)之蕭散本寓
名而爲仕好不存於吏法才實踈於政理竟火燭之不
事徒博弈其賢已竊自託於諸生頗馳騁於文史通人
假其餘論士林察於(闕一字)理乃妄涉於風流遂飾輩於士

子且以自託(闕四字)　雖邇俟塵滓而賞許雲霞樓閣
虛以築館背城闕而爲家帶二學之高宇遠三市之狹
邪事雖儉而未陋製有度而不奢山隱勢於複石水回
流於激沙樹先春而動色草迎歲而發花座有清談之
客門交好事之車或林嬉於月夜或水宴於景斜肆雕
章之腴旨咀文藝之英華羞綠芰與丹藕薦朱李及甘
瓜雖慙洛水之名致有類金谷之諠譁聊自足於所好
豈留連於或號思烱戒而自反勗身名於所蹈奉哲后
之淵猷讚崇塵於華輿豈千乘之乏使感一眄之相勞
竟不留於三月因病痛而休告彼東觀之清華乃任隆

於載筆蔡一去而貽恨張再選而有述忽牽短而濫官司惇史於藏室慙班子之繁麗徵馬生之簡實復通籍而延寵陪帝扃之華容信儀鳳之所栖乃絲文之自出歷五載而徘徊猶官命之不改謝能飛於無翼故同滯於有待晚加秩於戎章乃闕字號之斯在屬運道之將季諒冠屨之無碍奄昇御於鼎湖忽流裔於四海昔漢命之中徽皇統於是三絕暨孝昌之陵陂亦繼闕字而禍結將小雅之詩廢復三綱之道滅思跼蹐於時昏獨沉吟於運閉遂退處於窮里不外交於人世及數反於中興驅時雄而電逝既藉取亂之權方乘轉圓之勢俄隙開而守廢遂冠冕之毀烈彼膏原而塗野嗟衛肝與稽血何古今之一揆每治少而亂多盧遁身於東掖荀奢迹於南羅時獲逃於闕字阜仍竄宿於巖阿首丘急於明發東路長其如何遽登舟而鼓棹乃沿洛而泝河驚寸陰於不測競征鳥於歸波時在所而放命連百萬於山東何信都之巨猾若封豕與大風肆吞噬於紫距咸邑燼而野空徑黎陽之冦聚迫崖壘之渢隆躁通川而鼎沸矢交射於舟中脩百罹於茲日諒陳蔡之非窮乘虎口而獲濟陵陽侯而迅往得投憩於濮陽賓衛之舊壤望鄉村而佇立曾不遙之河廣聞虜馬之夕嘶見胡塵

之晝上王略恢而廟勝車徒發而雷響扇風師之猛氣張天畢之層網裁一鼓而冰銷俄氛祲之廓蕩昔遽生之出奔覩亡徵於亂政及季子之來反乃君立而位定伊吾人之蕞爾本無傒於衰盛忻草莽而偃伏且優遊於宸慶復推斥於官流延光華於璽命甫聞內侍之忝復奉優加之令何金紫之陸離鬱貂玉之相映時權定之云初尚民心之易擾何建武之明傑茂雄姿於天表忽靈命之有歸藉親均而爭紹師出楚而颷發旆陵江而雲矯闢閶闔之崢嶸端冕旒於億兆神駕逝以流越翠華颷而繚繞苟命舛而數蹇雖功深而祚夭時難忽然已及綢羅周其四張羿五三之親暱罕徇節於漢陽彼百寮之冠帶咸北面於西王矧恩疎而任遠固身存而義亡及宸居之反正振天綱於頽綱甄大義以明罰虛半列於周行乃褫帶而來反驅下澤於故鄉探宿志以內求撫身途而自計不詭遇以邀合豈釣名以干世獨浩然而任已同虛舟之不繫既未識其所以來亦豈知其所以逝於是得喪同遣忘懷自深遇物棲息觸地山林雖因西浮之迹何異東都之心願自託於魚鳥永得性於飛沉庶保此以獲沒不再罪於當今孝靜初遭母憂還鄉里徵爲魏尹將軍如故以禪制未終表辭朝

議亦以爲優仍許其讓蕭衍求通和好朝廷盛選行人以諧兼散騎常侍爲聘使主諧至石頭蕭衍遣其主客郎范胥當接諧問胥曰主客在郎官幾時胥答曰我本訓冑虎門適復今任諧言國子博士不應左轉爲郎胥答曰特爲接應遠賓故權兼耳諧言屈己濟務誠得事宜由我一介行人令卿左轉胥答曰自顧菲薄不足對揚盛美豈敢言屈胥問曰今猶尚暖北間當小寒於此諧答曰地居陰陽之正寒暑適時不知多少胥曰所訪鄴下豈是測影之地諧答曰皆是皇居帝里相去不遠可得統而言之胥曰洛陽既稱盛美何事遷鄴諧答曰

不常厥邑于茲五邦王者無外所在關河復何所怪胥曰殷人否危故遷相耿貴朝何爲而遷諧答聖人藏往知來相時而動何必候於隆替胥曰金陵王氣兆於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邦故宜在此諧答曰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比隆紫蓋黃旗終於入洛無乃自害也有口之說乃是俳諧亦何足道蕭衍親問諧曰魏朝人士德行四科之徒凡有幾人諧對曰本朝多士義等如林文武賢才布在列位四科之美非無其人庸短造次無以備啓衍曰武王有亂臣十人魏雖人物之盛豈得頓如卿言諧曰愚謂周稱十人本無佐命至於濟

濟多士實是文王之詩皇朝廊廟之才足與周人有競
衍曰若爾文足標異武有冠絶者便可指陳諧曰大丞
相渤海王秉文經武左右皇極畫一九州懸衡四海錄
尚書汝陽王元叔昭尚書令元世儁宗室之秀綰政朝
端左僕射司馬子如右僕射高隆之並時譽民英戮力
匡輔侍中高岳侍中孫騰軌賢忠亮宣贊王猷自餘才
美不可具悉衍曰故宜輔弼幼主永固基業深不可言
江南稱其才辯使還除大司農卿加驃騎將軍轉祕書
監遇偏風廢頓武定二年卒年四十九時人悼惜之贈
驃騎大將軍衛尉卿齊州刺史所著文集別有集錄行
於世

長子嶽武定末司徒祭酒

嶽弟庶尚書南主客郎

諧弟邕字修穆幼而儁爽有逸才著作佐郎高陽王雍
友凡所交遊皆倍年儁秀才藻之美爲時所稱年二十
五卒贈鎭遠將軍洛州刺史諡曰文

史臣曰邢巒以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內參機揆外寄
折衝其緯世之器歟李平以高明幹略効智於時出入
當官功名克著蓋贊務之英也

魏書卷六十五

魏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五十四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勑重校刊

李崇　崔亮

李崇字繼長小名繼伯頓丘人也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誕之子年十四召拜主文中散襲爵陳留公鎮西大將軍高祖初爲大使巡察冀州尋以本官行梁州刺史時巴氏擾動詔崇以本將軍爲荊州刺史鎮上洛勑發陝秦二州兵送崇至治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

代之自然易帖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使懷懼也高祖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當即帖然尋勒邊戍掠得蕭賾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荆州之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在治四年甚有稱績召還京師賞賜隆厚以本將軍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撾鼓一通次復聞者以二為節次後聞者以三為節各擊數千槌諸村聞鼓皆守要路是以盜發俄頃之間聲布百里之內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後例降為侯改授安東將軍車駕南征驃騎大將軍咸陽王禧都督左翼諸軍事詔崇以本官副焉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逆人多應之搔擾南北崇遣高平人卜冀州詐稱犯罪逃亡歸陸陸納之以為謀主數月冀州斬陸送之賊徒潰散入為河南尹後車駕南討漢陽崇行梁州刺史氐楊靈珍遣弟婆羅與子雙領步騎萬餘襲破武興與蕭鸞相結詔崇為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率衆數萬討之崇槎山分進出其不意表裏以襲羣氐皆棄靈珍散歸靈珍衆減太半崇進據赤土靈珍又遣從弟建率五千人屯龍門躬率精勇一萬據鷲

硤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鷲硤之口積大木聚礌石臨崖下之以拒官軍崇乃命統軍慕容拒率衆五千從他路夜襲龍門破之崇乃自攻靈珍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崇多設疑兵襲剋武興蕭鸞梁州刺史陰廣宗遣參軍鄭猷王思考率衆援靈珍崇大破之幷斬婆羅首殺千餘人俘獲猷等靈珍走奔漢中高祖在南陽覽表大悅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之功也以崇爲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本將軍梁州刺史高祖手詔曰今仇池剋清鎭捍以德文人威惠旣宣寔允遠寄故勑受梁州用寧邊服便可善思經略去其可除安其可

育公私所患悉令芟夷及靈珍偷據白水崇擊破之靈珍遠遁世宗初徵爲右衛將軍兼七兵尚書尋加撫軍將軍正尚書轉左衛將軍相州大中正魯陽蠻柳北喜魯北燕等聚衆反叛諸蠻悉應之圍逼湖陽遊擊將軍李暉先鎭此城盡力捍禦賊勢甚盛詔以崇爲使持節都督征蠻諸軍事以討之蠻衆數萬屯據形要以拒官軍崇累戰破之斬北燕等徙萬餘戶於幽幷諸州世宗追賞平氏之功封魏昌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東荊州蠻樊安聚衆於龍山僭稱大號蕭衍共爲唇齒遣兵應之諸將擊討不利乃以崇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征蠻

諸軍事進號鎮南將軍率步騎以討之崇分遣諸將攻擊賊壘連戰剋捷生擒樊安進討西荆諸蠻悉降詔以崇爲使持節兼侍中東道大使黜陟能否著賞罰之稱轉中護軍出除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揚州刺史詔曰應敵制變算非一途救左擊右疾雷均勢今朐山蟻寇久結未殄賊衍狡詐或生詭劫宜遣銳兵備其不意崇可都督淮南諸軍事坐敦威重遥運聲算延昌初加侍中車騎將軍都督江西諸軍事刺史如故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隣證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苟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乃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飢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竟崇疑而

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此州去此三百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迹其由緒乃云是流兵背役逃走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矜愍爲往報告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報所有資財當不愛惜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雇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當備財物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曰爾弟逃亡何故妄認他尸慶賓伏引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爲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壽春城中有魚無數從地湧出野鴨羣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板而已州府勸崇棄壽春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德薄招災致此大水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腳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但憐茲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死守此城幸諸君勿言時州人裴絢等受蕭衍

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為亂崇皆擊滅之崇以洪水為災請罪解任詔曰卿居藩累年威懷兼暢資儲豐溢足制勍寇然夏雨汎濫斯非人力何得以此辭解令水涸路通公私復業便可繕甲積糧修復城雉勞恤士庶務盡綏懷之略也崇又表請解州詔報不聽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沈深有將略寬厚善御衆在州凡經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虎賊甚憚之蕭衍惡其久在淮南屢設反間無所不至世宗雅相委重衍無以措其姦謀衍乃授崇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皆為縣侯欲以搆崇

崇表言其狀世宗屢賜璽書慰勉之賞賜珍異歲至五三親待無與為比衍每歎息服世宗之能任崇也肅宗踐祚褒賜衣馬及蕭衍遣其遊擊將軍趙祖悅襲據西硤石更築外城逼徙緣淮之人於城內又遣二將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泝淮而上規取壽春田道龍寇邊城路長平寇五門胡興茂寇開霍揚州諸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百餘艘教之水戰以待臺軍蕭衍霍州司馬田休等率衆寇建安崇遣統軍李神擊走之又命邊城戍主邵申賢要其走路破之於濡水俘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勉許昌縣令兼紵

麻戍主陳平玉南引衍軍以戍歸之崇自秋請援表至
十餘詔遣鎮南將軍崔亮救硤石鎮東將軍蕭寶夤於
衍堰上流決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乖角不相順赴乃以
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節度之崇遣李神乘鬬艦百
餘艘沿淮與李平崔亮合攻硤石李神水軍剋其東北
外城祖悅力屈乃降語在平傳朝廷嘉之進號驃騎將
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故衍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
乃於硤石戍間編舟為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高三丈十
步置一籬至兩岸蕃板裝治四箱解合賊至舉用不戰
解下又於樓船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栰又
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
城崇累表解州前後十餘上肅宗乃以元志代之尋除
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儀同
如故不行崇上表曰臣聞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二釁兩
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
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格言育青襟而敷典式用
能享國久長風徽萬祀者也故孔子稱巍巍乎其有成
功郁郁乎其有文章此其盛矣爰暨亡秦政失其道坑
儒滅學以蔽黔首國無釁序之風野有非時之役故九
服分崩祚終二世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文景已降禮樂

復彰化致昇平治幾刑措故西京有六學之美東都有
三本之盛莫不紛綸掩藹響流無已逮自魏晉撥亂相
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遺文燦然方軌前代仰惟高祖
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徙馭嵩河光宅函洛模
唐虞以革軌儀規周漢以新品制列教序於鄉黨敦詩
書於郡國使揖讓之禮橫被於崎嶇歌詠之音聲溢於
仄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
統曆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
郊雖逮為山還停一簣竊惟皇遷中縣垂三十祀而明
堂禮樂之本乃鬱荊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
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塼石之工墉堞顯望之要少樓
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又府寺初營頗亦壯
美然一造至今更不修繕廳宇凋朽牆垣頹壞皆非所
謂追隆堂構儀形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
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
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
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失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
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祿如此上無曠官之譏下絕
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
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

禮樂以風化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則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爲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宴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宇顯麗於中道發明令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庠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誠知佛理淵妙含識所宗然比之治要容可小緩苟使魏道熙緝元首唯康爾乃經營未爲晩也

靈太后令曰省表具悉體國之誠配饗大禮爲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年和歲稔當勑有司別議經始除中書監驃騎大將軍儀同如故又授右光祿大夫出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定幽燕瀛四州諸軍事本將軍定州刺史儀同如故徵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驃騎儀同如故遷尚書令加侍中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受納辭訟必理在可推始爲下筆不徒爾收領也然性好財貨販肆聚斂家資巨萬營求不息子

世哲爲相州刺史亦無清白狀鄴洛市鄽收擅其利爲時論所鄙蠕蠕主阿那瓌率衆犯塞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肅宗目而壯之朝廷莫不稱善崇遂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賊而還後北鎮破落汗拔陵反叛所在響應征北將軍臨淮王或大敗於五原安北將軍李叔仁尋敗於白道賊衆日甚詔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黄門於顯陽殿詔曰朕比以鎮人搆逆登遣都督臨淮王彧時除翦軍屆五原前鋒失利二將殞命兵士挫衄又武川乖防復陷凶手恐賊勢侵淫寇連恒朔金陵在彼夙夜憂惶諸人宜陳良策以副朕懷吏部尚書元脩義曰彊寇充斥事須得討臣謂須得重貴鎮壓恒朔總彼師旅備衞金陵詔曰去歲阿那瓌叛逆遣李崇令北征崇遂長驅塞北返旆榆關此亦一時之盛崇乃上表求改鎮爲州罷削舊貫朕于時以舊典難革不許其請尋李崇此表開諸鎮非異之心致有今日之事但既往難追爲復略論此耳朕以李崇國戚望重器識英斷意欲還遣崇行總督三軍揚旌恒朔除彼羣盜諸人謂可爾以不僕射蕭寶夤等曰陛下以舊都在北憂慮金陵臣等實懷悚息李崇德位隆重社稷之臣陛

下此遣實合羣望崇啓曰臣實無用猥蒙殊寵位妨賢路遂充北伐徒勞將士無勳而還慙負聖朝於今莫已臣以六鎮幽垂與賊接對鳴柝聲弦弗離旬朔州名差重於鎮謂實可悅彼心使聲教日揚微塵去塞豈敢導此凶源開生賊意臣之愆負死有餘責屬陛下慈寬賜全𦝫領今更遣臣北行正是報恩改過所不敢辭但臣年七十自惟老疾不堪敵場更願英賢收功盛日於是詔崇以本官加使持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陵王淵皆受崇節度又詔崇子光祿大夫神軌假平北將軍隨崇北討崇至五原崔暹大敗于白道之北賊遂并力攻崇崇與廣陵王淵力戰累破賊衆相持至冬乃引還平城淵表崇長史祖瑩詐增功級盜沒軍資崇坐免官爵徵還以後事付淵後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南叛時除安樂王鑒爲徐州刺史以討法僧爲法僧所敗單馬奔歸乃詔復崇官爵爲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會崇疾篤乃以衞將軍安豐王延明代之除改開府相州刺史侍中將軍儀同並如故孝昌元年薨於位時年七十一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曰武康後重贈太尉公增邑一千戶餘如故

長子世哲性輕率供奉豪侈少經征役頗有將用自司徒中兵參軍超爲征虜將軍驍騎將軍尋遷後將軍爲三關別將討羣蠻大破之斬蕭衍龍驤將軍文思之等還拜鴻臚少卿性傾巧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爲李錐肅宗末遷宗正卿加平南將軍轉大司農卿仍本將軍又改授太僕卿如鎮東將軍尋出爲相州刺史將軍如故世哲至州斥逐細人遷徙佛寺逼買其地廣興第宅百姓患之崇北征之後徵兼太常卿御史高道穆毀發其宅表其罪過後除鎮西將軍涇州刺史賜爵衛國子正光五年七月卒賻帛五百疋朝服一襲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吏部尚書冀州刺史子如故

世哲弟神軌受父爵陳留侯自給事中稍遷員外常侍光祿大夫累出征討頗有將領之氣孝昌中爲靈太后寵遇勢傾朝野時云見幸帷幄與鄭儼爲雙時人莫能明也頻遷征東將軍武衛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常領中書舍人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州反詔神軌與都督源子邕等討平之武泰初蠻帥李洪扇動諸落伊闕已東至於鞏縣多被燒劫詔神軌爲都督破平之尒朱榮之向洛也復爲大都督率衆禦之出至河橋值北中不

守遂便退還尋與百官候駕於河陰仍遇害焉建義初
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空公相州刺史謚曰烈

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也父元孫劉駿尚書郎劉
彧之僭立也彧青州刺史沈文秀阻兵叛之彧使元孫
討文秀為文秀所害亮母房氏攜亮依冀州刺史崔道
固於歷城道固即亮之叔祖也及慕容白曜之平三齊
內徙桑乾為平齊民時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居家貧
傭書自業時隴西李沖當朝任事亮從兄光往依之謂
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
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

人眉睫乎光言之於沖沖召亮與語因謂亮曰比見卿
先人相命論使人胷中無復怵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
記之不亮即為誦之涕淚交零聲韻不異沖甚奇之迎
為館客沖謂其兄子彥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友之
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沖薦之為
中書博士轉議郎尋遷尚書二千石郎高祖在洛欲創
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
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一日高祖曰朕已得之不煩
卿輩也馳驛徵亮兼吏部郎俄為太子中舍人遷中書
侍郎兼尚書左丞亮雖歷顯任其妻不免親事舂簸高

祖聞之嘉其清貧詔帶野王令世宗親政遷給事黃門侍郎仍兼吏部郎領青州大中正亮自參選事垂將十年廉愼明決爲尚書郭祚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尋除散騎常侍仍爲黃門遷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自遷都之後經略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在度支別立條格歲省億計又議修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賴焉侍中廣平王懷以母弟之親左右不遵憲法敕亮推治世宗禁懷不通賓客者久之後因宴集懷侍親使忿欲陵突亮亮乃正色責之卽起於世宗前脫冠請罪遂拜辭欲出世宗曰廣平麤疎向來又醉卿之所悉何乃如此也遂詔亮復坐令懷謝焉亮外雖方正內亦承候時情宣傳左右郭神安頗被世宗識遇以弟託亮亮引爲御史及神安敗後因集禁中世宗令兼侍中盧昶宣旨責亮曰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囑請亮拜謝而已無以上對轉都官尚書又轉七兵領廷尉卿加散騎常侍中正如故徐州刺史元昞撫御失和詔亮馳驛安撫亮至劾昞處以大辟勞賚綏慰百姓怗然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寮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爲浮橋汎長無恒又不

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渡渭以像閣
道此即以柱爲橋今唯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
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爲用橋遂成立百姓利
之至今猶名崔公橋亮性公清敏于斷決所在並號稱
職三轉服其德政世宗嘉之詔賜衣馬被褥後納其女
爲九嬪徵爲太常卿攝吏部事肅宗初出爲撫軍將軍
定州刺史蕭衍左遊擊將軍趙祖悅率衆偷據硤石詔
亮假鎮南將軍齊王蕭寶夤鎮東將軍章武王融安南
將軍並使持節都督諸軍事以討之靈太后勞遣亮等
賜戎服雜物亮至硤石祖悅出城逆戰大破之賊復於
城外置二柵欲拒官軍亮焚擊破之殺三千餘人亮與
李崇爲水陸之期日日進攻而崇不至及李平至崇乃
進軍共平硤石語在平傳靈太后賜亮璽書曰硤石既
平大勢全舉淮堰孤危自將奔遁若仍敢遊魂此當易
以立計擒翦蟻徒應在旦夕將軍推轂所憑親對其事
處分經略宜共協齊必令得掃盪之理盡彼遺燼也隨
便守禦及分度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路期之全獲無
令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錙宥以仁爲本任之雅算
一二往使別宜以功進號鎮北將軍李平部分諸軍將
水陸兼進以討堰賊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

平表曰臣以蕭衍將湛僧珍田道龍遊魂境內猶未收跡義之神念尚住梁城令都督崔亮權據下蔡別將瓫生即住東岸與亮掎勢以防橋道臣發引向堰舍人曹道至奉勑更有處分而亮已輒還京按亮受付東南推轂是託誠應憂國忘家致命爲限而始届汝陰盤桓不進暨到寇所停淹八旬所營土山攻道並不克就損費粮力坐延歲序賴天威遠被士卒憤激東北騰上垂至北門而亮遲回仍不肯上臣逼以白刃甫乃登陟及平硤石宜聽處分方更肆其專恣輕輙還歸此而不糾法將爲寄按律臨軍征討而故留不赴者死又云軍還先歸者流軍罷先還尚有流坐況亮被符令停委棄而反失乘勝之機闕水陸之會緣情據理咎深故留今處亮死上議靈太后令曰亮爲臣不忠去留自擅既損威稜違我經略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幾庶茲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及平至亮與爭功於禁中形於聲色尋除殿中尚書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爲嗟怨亮乃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沈滯者皆

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亮荅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邀幸得爲吏部尚書當其壯也尚不如人況今朽老而居帝難之任常思同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盡忠竭力不爲貽厥之累昨爲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爲汝所恠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當爲汝論之吾兼正六爲吏部郎三爲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以管闚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唯可彍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垂組乗軒求其烹鮮之效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

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當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轉侍中太常卿尋遷左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時劉騰擅權亮託妻劉氏假身事之故頻年之中名位隆赫肅讖者譏之轉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正光二年秋疽發於背肅宗遣舍人問疾亮上表乞解僕射送所負荷及印綬詔不許尋卒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賵物七百段蠟三百斤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貞烈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爲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民爲碾及爲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水碾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亮有三子士安士和士泰並彊幹善於當世

士安歷尚書比部郎卒於諫議大夫贈左將軍光州刺史無子弟士和以子乾亨繼

乾亨武定中尚書都兵郎中
士和歷司空主簿通直郎從亮征硤石以軍勳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西道行臺元脩義左丞行涇州事蕭寶夤之在關中高選寮佐以爲督府長史時莫折念生遣使詐降寶夤表士和兼度支尚書爲隴右行臺令入秦撫慰爲念生所害
士泰歷給事中司空從事中郎諫議大夫司空司馬肅宗末荆蠻侵斥以士泰爲龍驤將軍征蠻別將事平以功賜爵五等男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都督青兖二州諸軍事鎭東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文肅

子肇師襲爵武定末中書舍人
亮弟敬默奉朝請卒於征虜長史贈南陽太守子思韶從亮征硤石以軍功賜爵武城子爲冀州別駕
敬默弟隱處青州州都亮以其賤出殊不經紀論者譏焉
亮從父弟光韶事親以孝聞初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伯雙生操業相侔特相友愛遂經吏部尚書李沖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沖爲奏聞高祖嘉而許之太和二十年以光韶爲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皇朝耻無讓德和亦謙退辭而不當高

祖善之遂以和爲廣陵王國常侍尋勑光韶兼祕書郎掌校華林御書肅宗初除青州治中後爲司空騎兵參軍又兼司徒戸曹出爲濟州輔國府司馬刺史高植甚知之政事多委訪焉遷青州平東府長史府解勑知州事光韶清直明斷民吏畏愛之入爲司空從事中郎以母老解官歸養賦詩展意朝士屬和者數十人久之徵爲司徒諮議固辭不拜光韶性嚴毅聲韻抗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至於兄弟議論外聞謂爲忿怒然孔懷雍睦人少能及莊帝初河間邢杲率河北流民十餘萬衆攻逼州郡刺史元儁憂不自安州人乞光韶爲長史以鎮之時陽平路回寓居齊土與杲潛相影響引賊入郭光韶臨機處分在難確然賊退之後刺史表光韶忠毅朝廷嘉之發使慰勞焉尋爲東道軍司及元顥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風靡而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以議所從欣曰北海長樂俱是同堂兄弟今宗祏不移我欲受赦諸君意各何如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梁國稱兵本朝拔本塞源以資讎敵賊臣亂子曠代少儔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齒等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張烈前郢州刺史房叔祖徵士張僧皓咸云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尋徵輔國將

軍廷尉少卿未至除太尉長史加左將軍俄遷廷尉卿
時祕書監祖瑩以贓罪被劾光韶必欲致之重法太尉
陽城王徽尚書令臨淮王彧吏部尚書李神儁侍中李
彧並勢望當時皆爲瑩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
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爲罪人言乎其執意不回如
此永安末擾亂之際遂還鄉里光韶博學彊辯尤好理
論至於人倫名教得失之間榷而論之不以一毫假物
家足於財而性儉吝衣馬敝瘦食味麤薄始光韶在都
同里人王蔓於夜遇盜害其二子孝莊詔黃門高道穆
令加檢捕一坊之內家別搜索至光韶宅綾絹錢布匱

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弟弟須橫禍權作松櫬亦可爲
吾作松棺使吾見之卒年七十一孝靜初侍中賈思同
申啓稱述光韶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青州刺史
光韶弟光伯尚書郎青州別駕後以族弟休臨州遂申
牒求解尚書奏按禮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
子臣昆弟不臣諸父封君之孫得盡臣計始封之君即
是世繼之祖尚不得臣況今之刺史旣非世繼而得行
臣吏之節執笏稱名者乎檢光伯請解率禮不愆請宜
許遂以明道教靈太后令從之尋除北海太守有司以
其更滿依例奏代肅宗詔曰光伯自莅海沂清風遠著

兼其兄光韶復能辭榮侍養兄弟忠孝宜有甄錄可更申三年以厲風化後歷太傅諮議參軍前廢帝時崔祖螭張僧皓起逆攻東陽旬日之間衆十餘萬刺史東萊王貴平欲令光伯出城慰勞兄光韶曰城民陵縱爲日已久人人恨之其氣甚盛古人有言衆怒如水火焉以此觀之今日非可慰諭止也貴平彊之光韶曰使君受委一方董攝萬里而經略大事不與國士圖之所共腹心皆趨走羣小既不能綏遏以杜其萌又不能坐觀待其衰挫變迫小弟從爲無名之行若單騎獨往或見拘縶若以衆臨之勢必相拒敵懸見無益也貴平逼之不

遂充積議者譏其矯詐其家資產皆光伯所營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閒邢子才曾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刺史元弼前妻是光韶之繼室兄女而弼貪惏多諸不法光韶以親情亟相非責弼銜之時耿翔反於州界弼誣光韶子通與賊連結囚其合家考掠非理而光韶與之辯爭辭色不屈會樊子鵠爲東道大使知其見枉理出之時人勸令詣樊陳謝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子鵠亦歎尚之後刺史侯淵代下疑懼停軍益都謀爲不軌令數百騎夜入南郭劫光韶以兵脅之責以謀略光韶曰凡起

兵者須有名義使君今日舉動直是作賊耳父老知彼
何計淵雖恨之歎而不敢害尋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
大夫不起光韶以世道屯邅朝廷屢變閉門却掃吉凶
斷絶誡子孫曰吾自謂立身無慙古烈但以祿命有限
無容希世取進在官以來不冒一級官雖不達經爲九
卿且吾平生素業足以遺汝官閥亦何足言也吾旣運
薄便經三娶而汝之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
之後不須合也然贈謚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孫自求
之也勿須求贈若違吾志如有神靈不享汝祀吾兄弟
自幼及老衣服飮食未曾一片不同至於兒女官婚榮
得已光伯遂出城數里城民以光伯兄弟羣情所繫慮
人劫留防衛者衆外人疑其欲戰未及曉諭爲飛矢所
中卒贈征東將軍青州刺史
子滔武定末殷州別駕
史臣曰李崇以風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望高朝
野美矣崔亮旣明達後事動有名迹於斷年之選失之
逾遠救弊未聞終爲國蠹無所苟而已其若是乎光韶
居雅仗正有國士之風矣

魏書卷六十六終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